臺大中文學報　第五十四期
2016 年 9 月　　頁 1 ~ 58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論「穿著」義動詞「上」及其在閩語的反映

楊　秀　芳 *

提　　要

本文整合文獻及方言語料，從音、義兩方面說明閩語「穿著」義動詞來源自古漢語的「上」。

古漢語「上」具有複雜的形態變化，這些音義區別多半還保留在閩語中。古今用法能夠互證，說明了閩語與古漢語「上」的同源承繼關係。

至於「上」之能夠具有「穿著」義，係來自「加上」義的特指用法，指「加上衣物」。這種語義的發展，可於文獻中「服」「著」的平行表現獲得旁證，因此本文比較「服」「著」的用法，說明「施加於上」可以產生「穿著」義，藉此說明古漢語「上」引申出「穿著」義具有普遍性及合理性。

關鍵詞：同源詞、比較研究、層次分析、東陽合韻、形態變化

本文於 105.03.09 收稿，105.09.09 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
DOI:10.6281/NTUCL.2016.09.54.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Shang* 'To Put On' and Its Reflection in Modern Min Chinese

Yang Hsiu-Fang*

Abstract

With evidence of classics and dialect data, this study argu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und and meaning that the verb *chuan-zhuo* 'to put on' in modern Min Chinese comes from the old Chinese verb *shang*. *Shang* has very complicated morphological derivations and some of these derivations remain in Min Chinese. The mutual verif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dialects demonstrate old Chinese's traces in Min Chinese. *Shang*'s meaning "to put on" originates from its usage "to add," which turns into the meaning "to put on clothes." This kind of semantic development can be proved by parallel examples, e.g. the Chinese words *fu* and *zhuo*.

***Keywords*: cognate, comparative study, strata analysis, *dong-yang* co-riming, morphological derivations**

* Adjunc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穿著」義動詞「上」及其在閩語的反映*

楊　秀　芳

一、前　言

根據語音規則對應來看，閩語各方言「穿著」義動詞具有同源關係。這個動詞讀為去聲，各種方言調查報告或寫「穿」，或寫「頌」：寫平聲字「穿」，乃就其語義訓讀；寫去聲字「頌」，語音相近，但無法說明為何「頌」能夠具有「穿著」之義。

探討漢語方言語詞的來源，應該回到古漢語的語境，從音、義各方面追溯它的地位。如果這個詞來自非漢語，並且不曾受過漢字規範，我們無法根據漢語文獻考其來源；但如果它來自古漢語，或至少曾經受過漢字規範，我們便可以從漢語文獻看到這個詞的發展變化。[1] 從漢語史角度研究方言語詞的來源與演變，是建構漢語詞彙史工作的一部分，屬於歷史語言學的一種研究，與文獻語文學（philology）重在解釋文獻的精神不同。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方言研究與經典詮釋」（編號 NSC103-2410-H-002-123-MY3）研究成果之一，曾發表於 2015 年 8 月 26-28 日韓國首爾漢陽大學舉辦之國際中國語言學會第 23 屆年會學術研討會，得與會學者切磋討論。謹此一併申謝。

1 古代非漢語詞一旦受漢字規範而進入漢語文獻，便在漢語文系統中擁有屬於它的音義地位，從而與其他漢語詞共同發展演變，久之也就不知其系屬非漢語。因此，古漢語文獻中的語詞，或者來自古漢語，或者是曾受漢字規範的非漢語，都可以據其線索考其音義用法。漢字六書系統具有強大的包容力，吸收了許多非漢語詞成為漢語文系統的一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從具有構詞及語義平行關係的「服」、「著」得到啟發，懷疑閩語的「穿著」義動詞為「上」，是「加上」義的特指用法，指「加上衣物」。古漢語「上」有多種語義用法，語音上則有上、去兩讀的形態變化，這些複雜的音義區別有些還保留在閩語中。本文整合文獻及方言語料，古今互證，說明古漢語「上」與閩語「穿著」義動詞具有同源關係，於今在閩地仍然是日常使用的動詞。[2]

以下第二節探討語義問題，說明「上」可以引申出「穿著」義。第三節根據音韻材料，說明閩語「穿著」義動詞與古漢語「上」為同源詞。第四節分析閩語「上」的用法，指出閩語某些方言仍然保留「上」的上、去聲區別，並比較其他方言的平行構詞，進一步旁證本文的結論。第五節總結本文，指出藉由同源詞的研究，我們從漢語史角度，對閩語「穿著」義動詞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二、文獻所見的「穿著」義動詞

先秦有多種「穿著」義動詞：如《莊子・馬蹄》「織而衣，耕而食」[3]的「衣」；《墨子・節用中》「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4]的「服」；《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5]的「上（尚）」；[6]《呂氏春秋・士節》「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7]的「著」。

2 「上」的這一類用法也見於北方話，例如「關門上板」、「上色」，都是「加上」義的用法。廣州方言稱「穿孝服」為「上服」，可證明「上」能夠引申指「穿著」。

3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3 月），頁 334。

4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5 月），卷 6，頁 8。

5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1705。

6 古籍「上」常假借作「尚」，本文以「上（尚）」表示這層關係。

7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上冊）（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 年 5 月），卷 12・士節・頁 5，第 411 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代白話文獻又見用「穿」，如〈漢將王陵變〉「霸王親問，身穿金鉀，揭去頭牟，搭箭彎弓，臂上懸劍，驅逐陵母，直至帳前」。[8]「套」字最晚出，[9]表示「將衣物罩在外面」。這些動詞中，只有「衣」專門指稱穿衣，與名詞「衣」有四聲別義的關係；其餘「服」、「上」、「著」都由表示「施加於上」的動詞引申而來；「穿」則由「通過」引申，表示「身體穿過衣服」；「套」則由「覆蓋」義引申。

本節探討文獻「衣」、「服」、「著」、「上」四個動詞的相關用法，指出「服」、「著」、「上」都由「施加於上」引申出「穿著」義，藉此說明「上」作為「穿著」義動詞具有其合理性及普遍性。

（一）「衣」

十三經中，「衣」除了作名詞表示「上衣」外，還作動詞表示「穿著」。如：

（1）**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春秋穀梁傳》宣公九年）**[10]

《經典釋文》（以下簡稱《釋文》）曰：「衣其衣，上於既反，下如字。」[11]上「衣」字是動詞，下「衣」字是名詞，與「衷其襦」（將短衣貼身穿在裡面）句法相同，都是述賓詞組。

關於「衣」字，《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曰：「衣，依也。上曰衣，下曰常。象覆二人之形。」[12]甲、金文也象襟衽左右掩覆之形。[13]由象

8 項楚編著：《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4 月），頁 168。

9 「套」字《廣韻》未收。《集韻》曰：「地曲。後唐與梁人戰于胡盧套。」清・翟灝《通俗編・器用》曰：「凡物有所冒，悉謂之套。」據此，地形彎曲有如套疊，五代稱之為「套」。後來覆蓋在外面的東西也稱為「套」。

10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229。

11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鼎文書局，1972 年 9 月），頁 334。

12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 年 9 月），頁 392。

13 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編著：《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 11 月），頁 6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的字形結構看，名詞「衣」應該是本義，《釋文》讀「如字」平聲，動詞「衣」則是以聲調變化來孳生新詞的結果。

兩漢用動詞「衣」表「穿著」還很常見。如：

（2）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史記・田叔列傳》）[14]

這一段出現在《史記・田叔列傳》褚少孫所補的部分。褚少孫為西漢元帝、成帝間人，與司馬遷時代相去不遠。

（3）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漢書・外戚恩澤侯表》）

師古《注》曰：「衣，謂著之也。襜褕，直裾褌衣也。」[15] 顏師古需要為之作注，乃因動詞「衣」對唐人來說已經不是常用詞。

從其他典籍注解也可以看出動詞「衣」的消亡之勢。如：

（4）童子不衣裘裳。（《禮記・曲禮上》）

鄭《注》曰：「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孔穎達《正義》則曰：「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裘大溫，傷陰氣也。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故並不著也。」[16] 鄭玄注解的目的只在說明為何童子「不衣裘裳」，而「衣」之作動詞是不需說明的。《正義》說明「衣」表示「穿著」，應該是因為時人對此陌生，因此有必要予以解釋。再如：

（5）衣弊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論語・子罕》）

何晏《集解》沒有為動詞「衣」作注，皇侃《義疏》則曰「衣猶著也」，[17] 這說明南朝中期「衣」作動詞已經少為人知，因此皇侃必須為之注解。

---

14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 10 月），頁 2781。

15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6 月），頁 685。

16 《禮記正義》，頁 37。

17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疏：《論語義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卷 5，頁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說新語》「衣」字只作名詞，僅有的一個動詞用例出現在〈規箴〉篇的引文中。

（6）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世說新語・規箴》）[18]

可能因南朝中期「衣」已經少作動詞，因此《世說新語》正文不見「衣」作動詞，動詞「衣」只出現在引文中。

（二）「服」

《說文》曰：「服，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古文服从人。」段《注》云：

〈關雎〉《箋》曰「服，事也。」……騑，驂也，旁馬也。古者夾轅曰服馬，其旁曰驂馬，此析言之。許意謂渾言皆得名服馬也。獨言右騑者，謂將右旋則必策最右之馬先向右。左旋亦同，舉右以晐左也。舟當作周，馬之周旋如舟之旋，故其字从舟。[19]

甲骨文不从舟，象以手壓抑跪伏之人，會「降伏、制服」之意。[20]「降伏、制服」是「施力加於其上而使之為我所用」。甲文和《說文》的「用也」及〈關雎〉鄭《箋》的「事也」是對同一行為的不同角度的說法，這項行為牽涉到施受兩方，從動作執行者來說是「施力以役使」，從接受動作的人來說就是「受力而服從」。「役使」和「服從」是對同一行為的相反角度的說法。

以下就兩漢以前的文獻，舉例說明「服」的「役使」及「服從」之義，具體呈現它們的同源反向關係。

---

18 南朝宋・劉義慶著，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650。

19 《說文解字注》，頁 408。

20 《甲骨金文字典》，頁 6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易・繫辭下》）

王《注》曰：「隨，隨宜也。服牛乘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21] 服牛以引重，乘馬以致遠，隨牛馬之特性來役使，可以利天下。「服牛」、「乘馬」都是述賓結構，「服」與「乘」都表示「役使」。文獻又有「服馬」之說，如：

（8）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詩・鄭風・叔于田》）

鄭《箋》曰：「服馬，猶乘馬也。」[22] 此詩讚美叔無人可比；叔一旦往郊野田獵，里巷之中彷彿便沒有了人。「巷無飲酒」、「巷無服馬」說的是無飲酒之人、無乘馬之人，以此來表示無人之意。此處「服」也是表示「役使」的動詞，主語是施力役使的動作執行者，詩中並未出現。

「服」的主語若是被役使者，「服」便表示「服從」。如：

（9）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尚書・舜典》）

孔《傳》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23] 舜囑皋陶，施刑務求輕重得宜，讓人願意服從受刑。「服」是「服罪」，是「服從罪罰以受刑」，主語是犯罪服刑之人，此處省略未見。又：

（10）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荀子・王制》）

---

21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頁354。

22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頁332。

23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頁89。按：〈舜典〉是偽古文尚書將〈堯典〉「慎徽五典」以下文字析出另起的篇名。〈堯典〉之作，在孔子之後，孟子之前。說見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華岡書局，1968年10月），頁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注》曰:「服,謂為之任使。」[24]「服」表示「服從」,主語是「賢良之人」。賢良之人服從,讓主政者任用驅使,因此說「為之任使」。

「服」也可以作名詞。如:

(11)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詩・大雅・蕩》)

毛《傳》曰:「服,服政事也。」《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25]「曾是在位」與「曾是在服」結構相同:「位」是名詞,指「職位」;「服」在這個句法位置上,詞性為名詞,指「所服務任職之事」,亦即「所從事之公職」。

「服」又作「穿著」義動詞。如:

(12) 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墨子・節用中》)[26]

動詞「服」的賓語是「紺緅之衣」,因此「服」表示「穿衣」。

「服」作名詞則指稱各種服式,《周禮》有「司服」一職,掌王之吉凶衣服。

(13) 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周禮・春官・司服》)

《注》曰:「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27]周王因用事之異而穿戴不同的冠冕衣服,不同的身分也規範穿著不同的服式,「服」

24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9 月),頁 165。
25 《毛詩正義》,頁 1358。
26 《墨子閒詁》,卷 6,頁 8。
27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6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而在文化上具有了抽象的意義。[28]

（14）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大戴禮記・朝事》）

王聘珍《解詁》曰：「服其服者，皮弁服也。」[29]《解詁》所解為第二個「服」字。「服其服」與「乘其輅」皆為述賓結構，上「服」字為動詞；而賓語既是「皮弁服」，則動詞「服」就不僅指「穿衣」，還包括「穿戴冠冕」之義。

名詞「服」除指稱各式衣冠外，還可指稱包覆的外皮，以及表現身分的車旗等物。如：

（15）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小雅・采薇》）

《箋》云：「服，矢服也。」《正義》引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魚」為魚獸，其皮可為盛弓矢之器。[30]因魚獸之皮包覆弓矢有如衣服，因此稱「服」。這個「服」字，《說文》段《注》認為是「箙」的假借；[31]《說文通訓定聲》不以假借視之，曰「箙者實亦衣服之轉注。箙後出字」。[32]本文也認為「箙」字後起，是「服」引申之後，再加義符「竹」所作的區別。換言之，包覆有如衣服的弓箭袋也稱「服」。又：

（16）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周禮・春官・都宗人》）

鄭《注》曰：「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33]由於宮室車旗是表現身分的標誌，彷彿外衣，因此也稱之為「服」。

---

28 例如在喪服制度上，為區別人的親疏關係，有「五服」之說，區分「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的服式之異。

29 黃懷信：《大戴禮記彙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1290。

30 《毛詩正義》，頁 694。

31 《說文解字注》，頁 198。

32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 年 1 月），頁 272。

33 《周禮注疏》，頁 8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穿著」是一種服從，也是一種役使。衣服對身體來說，是一層包覆在外施加的束縛，因此是一種役使；身體對衣服則相對是一種服從。換相反的角度說，身體役使衣服為我所用；衣服對身體則相對是一種服從。「服」的本義具有「役使」與「服從」的雙向關係，由之引申產生的「穿著」義，也同樣具有「役使」與「服從」的雙向關係。

（三）「著」

「著」字不見於《說文》，但《說文》有「藸」字，「艸也。从艸豬聲」。[34]《爾雅・釋草》也收「藸」字，曰：「葅，茎藸。」郭璞《注》曰：「五味也。蔓生，子叢在莖頭。」《疏》曰：「藥草也。案《本草》五味子，……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35]「茎藸」在《大廣益會玉篇》（以下簡稱《玉篇》）又作「茎著」。由此來看，「著」應是「藸」的省筆，原為藥草之名。

《玉篇》曰：「藸，致如切。藸蕫草。又音除。……五味也……」[36] 又曰：「著，直閭切。味，茎著。又中恕、馳略、知略三切。」[37]

根據《玉篇》，作為藥草名的「著（藸）」有「致如切」、「直閭切」二音，「直閭切」即「除」音。《玉篇》又收「中恕」、「馳略」、「知略」三切，我們認為這三切都是「宁」的假借用法。

《說文》曰：「宁，辨積物也。象形。」段《注》云：

> 辨，今俗字作辦。……辨，具也。分別而具之，故其字从刀。積者，聚也。宁與貯蓋古今字。……〈釋宮〉「門屏之間曰宁」，郭云「人君視朝所

34 《說文解字注》，頁 29。

35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283。

36 南朝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7 月），頁 65。

37 《大廣益會玉篇》，頁 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宁立處」。毛詩《傳》云「宁立，久立也」。然則凡云宁立者，正積物之義之引申。……其旁有禦，其下有阯，其上有顛，辨積之形也。[38]

「宁」字甲、金文象櫥櫃之形，上下及兩旁有榰柱，中空可貯物，[39]與《說文》本義之說相符。

根據段《注》，「宁」「貯」為古今字。「宁（貯）」從「積物、貯存」引申，可以有「存在」之義。就其久居，又可表示「人久立」，因此門屏之間稱「宁」，毛《傳》又有「宁立，久立也」之說。[40]

「宁」字《廣韻》收兩讀：[41]

魚韻「直魚切」「門屏間」

語韻「直呂切」「門屏之間。《禮》云天子當宁而立」

兩讀詞義相同，可能是方言語音之異。

《集韻》「宁」字收四讀：[42]

魚韻「陳如切」「《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通作著」

語韻「展呂切」「門屏間曰宁」

語韻「丈呂切」「《說文》辨積物也」

御韻「遲據切」「門屏間也」

《集韻》較《廣韻》多收「展呂切」、「遲據切」兩音，詞義仍然不出「門屏間」之外，可能也是不同的方言語音。總合來看，「宁」的音切不出魚、語、御韻之外，均為知母或澄母讀。

大約因藥草「著」與「宁」音讀相近，「宁」經籍多假借為「著」，例如《詩‧

38 《說文解字注》，頁 744。

39 《甲骨金文字典》，頁 1142。

40 「宁立」義後來字形加上偏旁，區別為「佇」、「竚」。

41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 9 月），頁 71、256。

42 宋‧丁度：《集韻》（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 年 11 月），頁 68、331、331、4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齊風・著》「俟我於著乎而」，《傳》曰「門屏之間曰著」。[43] 因此之故，經籍所見「著」字便有了表示「積物、貯存」的用法，也作動詞表示「存在」。[44]

韻書記錄「著」字有多種音義，根據它們的音義特徵來看，絕大部分都有形態變化的關係。「著」後來並虛化發展出種種用法。[45]

「著」字見於《廣韻》有五種音讀：[46]

魚韻「直魚切」「《爾雅》云太歲在戊曰著雍」

語韻「丁呂切」「著任」

御韻「陟慮切」「明也。處也。立也。補也。成也。定也」

藥韻「張略切」「服衣於身」

藥韻「直略切」「附也」

見於《集韻》有六讀：[47]

魚韻「陳如切」「太歲在戊曰著雍」

語韻「展呂切」「積也」

語韻「丈呂切」「門屏間也。通作宁」

御韻「陟慮切」「明也。立也」

藥韻「陟略切」「被服。一曰置也」

藥韻「直略切」「附也」

各讀之中，《爾雅》所見「著雍」有不同版本的異文，[48] 寫為這個「著」字應

43 《毛詩正義》，頁 389。

44 東漢譯經「著」常見作「存在」義，如安世高譯《道地經》「八十種蟲生身中，……二種著耳根，二種著鼻根，二種著口門，二種在齒，二種在齒根，一種在舌，一種著舌根……」。「著」與「在」語義用法都相同。僧伽羅刹造，漢・安世高譯：《道地經》，《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第 15 冊，頁 234-235。

45 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漢學研究》10 卷 1 期（1992 年），頁 349-394。

46 《校正宋本廣韻》，頁 71、257、362、504、504。

47 《集韻》，頁 68、331、331、492、721、721。

48 《釋文》曰「著，本或作祝。」「雝，字又作雍，本或作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該只是取其音近。

除「著雍」外，其餘各讀可說是從「宁」引申而出。[49] 在語義引申的同時，語音上利用四聲、清濁之異來區別，這種「四聲別義」、「清濁別義」的形態變化，使「著」發展出複雜的多音多義現象。

對於「宁（著）」的多音多義，以下提出四條發展變化的假說來解釋它們的關係：（一）名詞轉動詞的變化。「櫥櫃」或「門屏之間」是名詞義，貯藏在櫥櫃就是「積也、貯存」的動詞義；停留在門屏間，即表示人物附著於門屏間，因此又產生「附著」的動詞義。《史記》、《漢書》稱人附著於土地為「土著」，顏師古音「直略反」，與《廣韻》「附也」音切相同。[50]（二）動作動詞與狀態動詞的變化。「積也、貯存」動作的完成，會成為「存在」的狀態，因此可引申出「存在」義。東漢譯經「著」與動詞「在」同樣表示事物的存在。[51]（三）「著作」是由「存在」義的使動用法造成。不及物動詞「著」原指「存在」，「著書」意指「使書呈顯存在」。這個使動賓語「書」使「著」轉為及物動詞，表示「著作」；若不帶使動賓語，則「使呈顯存在」的「著」表示「顯著」、「著明」。（四）「附著」義的使動用法，造成了「穿著」義。

關於使動用法，蔣紹愚〈內動、外動和使動〉指出內動詞常出現在使動用法中，用述賓結構表示使令之意。這種用法因為結構與外動詞接受事賓語相同，久之也被理解為外動詞接受事賓語，於是內動詞轉而成為外動詞。[52] 內動

49 《廣韻》「著任」的「任」是「擔荷」之義，再比較《集韻》同音的「積也」，可知「著任」的「著」也是「積物」之義，「著任」表示「因積物而擔荷」。

50 《史記・大宛列傳》「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頁 3160。又《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頁 3837。

51 參見註 44。

52 蔣紹愚：〈內動、外動和使動〉，《語言學論叢》第 23 輯（2001 年 3 月），頁 36-50。例如表示「斷開不連續」的「斷」為內動詞，音「徒管切」。《周禮・司刑》鄭玄《注》「刖，斷足也。」《釋文》「丁管反」。「斷足」原是「使足斷開」之意，後來「斷」轉為外動詞，成了「將足砍斷」之意，聲母也由濁變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詞亦即不及物動詞，外動詞亦即及物動詞，為行文方便，下文將統一稱內、外動詞。

「附著」為內動詞的性質，「穿著」為外動詞。「著衣」原指「使衣附著於身」，動詞「著」後接使動賓語「衣」，這樣的結構與外動詞接受事賓語相同，於是「著衣」也被理解為「將衣服穿在身上」，「著」成了外動詞。當「著」由內動詞轉為外動詞，聲母也因使動用法而使濁母變清，從「直略切」變為「張略切」。[53]

「宁（著）」的多音多義，主要是「四聲別義」、「清濁別義」帶來的結果。例如由上聲「貯積」義變到入聲「附著」義，又如因使動用法而使內動詞「著」從「附著」義產生「穿著」義，並且濁母變清。又如使動用法使內動詞「存在」義轉生出外動詞「著作」或形容詞「顯著」之義，聲母也由濁（「遲據切」或「丈呂切」）變清（「陟慮切」）。一些南方方言還保有這種因清濁聲母帶來的陰陽調區別。[54]

「著」的「穿著」義不僅用指穿衣，也用來表示穿戴冠冕等其他飾物。例如前舉《呂氏春秋・士節》有「著衣冠」之例，再如：

（17）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史記・司馬相如列傳》）[55]

（18）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詩・邶風・靜女》毛《傳》）[56]

53 龔煌城：〈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原刊於《語言暨語言學》1 卷 2 期（2000 年），後收錄於《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七，2011 年），頁 165-186。

54 參看〈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客、粵方言也都以陰入、陽入之分，區別「穿著」、「附著」之異。

55 《史記》，頁 3000。

56 《毛詩正義》，頁 2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周禮・夏官・弁師》鄭《注》）[57]

（20）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周禮・夏官・繕人》鄭《注》）[58]

（21）弗使冠飾者，著黑幪。（《周禮・秋官・司圜》鄭《注》）[59]

（22）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周禮・秋官・大行人》鄭《注》）[60]

（23）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儀禮・士冠禮》鄭《注》）[61]

（24）俛逡巡而退著屨也。（《禮記・玉藻》鄭《注》）[62]

（25）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周禮・秋官・大司寇》鄭《注》）[63]

就此所見，穿戴手環、髮笄、指抉、冠冕、鞋屨、刑具，都可以用「著」字，陸德明《釋文》都讀藥韻清聲母。

根據上文，兩漢之前「穿著」義動詞除去聲「衣」之外，還有「服」、「著」。「衣」專指穿衣，「服」、「著」施用範圍比較廣。這大約因去聲「衣」由平聲「衣」別義而來，因此只表示穿衣；「服」由「施力加於其上」引申，「著」由「附著加於其上」產生，因此也可施用在比較廣的範圍，不限於穿衣。

（四）「上」

古文獻「上」與「尚」常互通，同讀「時亮切」，但二字本義不同。據此判斷，應是同音假借現象。本節第一部分先澄清通假問題，第二部分再探討

57 《周禮注疏》，頁 985。
58 《周禮注疏》，頁 997。
59 《周禮注疏》，頁 1122。
60 《周禮注疏》，頁 1167。
61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28。
62 《禮記正義》，頁 1037。
63 《周禮注疏》，頁 10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的音義問題。

1.「上」與「尚」的通假現象

古文獻「上」與「尚」皆可表示「加上」及「崇尚」。如：

（26）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

《疏》曰：「言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上即尚也。」[64]此例「崇尚」義或用「尚」字，或用「上」字。又如：

（27）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論語・里仁》）

「無以尚之」一語，《注》引孔安國曰「難復加也」。《疏》曰：「尚，上也。言性好仁者，為德之最上，他行無以更上之，言難復加也。」[65]「尚之」亦即「上之」。「上」本義「位置在上」，在此表示「高過於、凌駕」，「之」是用來比較的位置或數量，[66]「上之」表示「高過於他」、「加到他上面」。此例「加上」義或用「尚」字，或用「上」字。

《說文》以「上」為指事字，本義「高也」。[67]造字之旨，即取「位於其上」之義。甲骨文「上」字形為一短橫畫加在一長橫畫之上，也旨在指示位置。[68]

關於「尚」字，《說文》次於「曾」字之下，曰：「曾也。庶幾也。从八，向聲。」段《注》云：「尚之詞亦舒，故釋尚為曾。」[69]《說文》以虛詞解釋，認為這是「尚」的本義。金文「尚」字象酒器之形，作為動詞可表「舉杯致敬」，

64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278。

65 《論語注疏》，頁 53。

66 內動詞後面能跟某些類型的賓語。例如表示時量、動量或程度的賓語（「睡了兩小時」）；表示移動的目的地或出發地（「上山」、「下山」）；表示動作執行者的賓語，亦即倒裝主語句（「來了客人」、「下雨」、「長青春痘」）。

67 《說文解字注》，頁 1。

68 《甲骨金文字典》，頁 4。

69 《說文解字注》，頁 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山王壺》「可法可尚」的「尚」字便表示「崇尚」之義。[70]

「上」、「尚」本義不同，而文字可以通假，因此我們要問：與「加上」義有語義引申關係的，究竟是「上」，或是「尚」？也就是說，「加上」義是由「上」引申而得，或是由「尚」引申而得？

不論「尚」的本義是作虛詞，或是表「崇尚」，比較「上」、「尚」兩者來看，作為指事詞的「上」，似乎與「加上」義關係較為直接。另一個有助於判斷的觀察點是，根據漢語史的一般發展，語義相關的詞，其語義發展的軌跡往往平行。《說文》「上」、「下」均為指事字，[71] 甲骨文「下」字為一短橫畫在一長橫畫之下，也是在指示位置。[72] 下文將說明，「下」可以表示「將賓語去除」；如此來看，與「下」語義相反的「上」也可能表示「將賓語加上」。

「下」表示「去除」之義者，如：

（28）歲登下其死生。（《周禮・司民》）鄭《注》云「登，上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73]

「登下」為反義並列結構，指「將出生者加上」、「將死亡者刪去」。鄭玄曰「登，上也」，又以「去除」解釋「下」字，可知此處「上」表示「加上」。

「上」、「下」為語義相反的指事詞，「下」既可表示「去除」，則語義相反的「上」也極可能從本義自然發展出「加上」義。我們相信，與「加上」義有語義引申關係的應該是「上」而非「尚」。

2.「上」的上、去聲兩讀

《廣韻》「上」字有兩讀：

養韻「時掌切」「登也。升也」

漾韻「時亮切」「君也。猶天子也」

這兩讀語音相近，語義似乎也相關。本節將依據語義引申的邏輯性及漢語常見

70 《甲骨金文字典》，頁 50。
71 《說文解字注》，頁 2。
72 《甲骨金文字典》，頁 7。
73 《周禮注疏》，頁 11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語音、語法現象，探討這兩種音義的關係。

「上」本義「高也」，指示其位置在上。這類語義在文獻中常用來指示空間在上或時間在前的位置。如：

（29）上九，亢龍有悔。（《周易・乾》）[74]

（30）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周易・井》）[75]

（31）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周易・繫辭下》）[76]

「上九」、「木上」、「上棟下宇」的「上」都指示空間在上，「上古」指示時間在前。

（32）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呂氏春秋・古樂》）

高《注》云：「尚，久也。」[77]「尚」原應作「上」，表示時間在前，因此有「久遠」之義。又，屈萬里先生指出《尚書》之名取義於「上古之書」，[78]原應作「上書」，表示時間久遠。這個「上」字讀去聲，與「尚」同音而假借寫為「尚書」。[79]

「上」因指示位置在上，作名詞可以指稱天，或君王、親長等在上位的人。如：

（33）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尚書・文侯之命》）

孔《傳》曰：「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80]

---

74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頁8。

75 《周易正義》，頁233。

76 《周易正義》，頁355。

77 《呂氏春秋集釋》（上冊），卷5・古樂・頁20，頁192。

78 《尚書釋義》，「敘論」頁1。

79 不過作為官名的「尚書」，《廣韻》讀為陽韻「市羊切」，這是表「掌管」的「尚」字音義變化的結果，與「上」無關。

80 《尚書正義》，頁654。鄭武公與晉文侯定周平王於東都，平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詳見屈萬里：《尚書釋義》，頁1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4）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禮記・儒行》）[81]

（35）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論語・學而》）[82]

以上例（29）-（35），除《呂氏春秋》外，陸德明「上」字都讀去聲。[83]這樣的音義記錄，與《廣韻》去聲「君也。猶天子也」之說同，是引申自「高也」的引申義。

根據觀察，古文獻表示位置在上、時間在前、或帝王的「上」，常見假借為「尚」。究其實，乃是因為這類詞義的「上」讀去聲，因此能夠與去聲字「尚」互通假借。[84]

表示方位的「上」也用來修飾動詞，表示動作的方向。如：

（36）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周易・繫辭下》）

《釋文》「上」未注音，讀「如字」去聲。王《注》曰：「形而上者況之道，形而下者況之器。」[85]「上交」說的是君子能夠上與道冥合。這樣的「上」常見假借為「尚」，如：

（37）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孟子・萬章下》）

趙《注》云：「尚，上也。」[86]「上（尚）」說明所見的對象位居高位，因此是向上朝見。又如：

---

81 《禮記正義》，頁 1848。

82 《論語注疏》，頁 3。

83 《呂氏春秋》本來便不在《釋文》的音注範圍之內。井卦「木上」之「上」讀「如字」，見《釋文》，頁 27。其餘「上九」、「上古」、「上棟」、「于上」、「上荅之」、「上不答」、「犯上」等，陸德明皆未注音，顯示讀為「如字」去聲。

84 例（26）的「上」字《釋文》不注音切，顯示讀為「如字」去聲，而它也與「尚」互通假借。

85 《周易正義》，頁 362。

86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3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8）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

趙《注》云：「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87]「上（尚）論」、「上（尚）友」的「上」借為「尚」，修飾動詞，表示動作的對象在久遠之前，因此是上論古代之事，上與古人為友。

表示空間在上的「上」作動詞則表示「位居高位」，如：

（39）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禮記・樂記》）

「上」字陸德明讀「如字」去聲。[88] 鄭《注》曰：「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89] 人君及主人之屬，因其德行成就而位居高位；樂師及商祝之等，因其藝事成就而位處卑賤；先王因其先後高下，使尊卑得分，而後制禮作樂，行於天下。「德成而上」的「上」指人君位居高位，作謂語，性質上是內動詞，也可分析為形容詞。[90]

形容詞「上」可以後接賓語「之」，作意動用法。[91] 如：

（40）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正義》曰：「以有上下之禮，乃可治其天下……是以先王上之。」[92]「上之」指「以之為上」。「之」指禮，表示「先王重視禮，以之居於高位」。這是一種意動用法，表示「認為禮很重要」。

87 《孟子注疏》，頁 342。
88 《經典釋文》，頁 197。
89 《禮記正義》，頁 1304。
90 形容詞與動詞有共通之處，都能作謂語，學者或合稱為謂詞。趙元任先生《中國話的文法》稱形容詞為不及物性質動詞。趙元任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0 年），頁 339。
91 意動用法例如「登泰山而小天下」，表示「以天下為小」。
92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17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之」常用來表示對人物的好評，「以之為高明」之意，「之」指受評的人物。如：

（41）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

杜《注》曰「宣，趙盾謚」。[93]「上之」指「以趙盾為上」，亦即「以趙盾為高明」，因此接下來說趙盾「於是乎始為國政」。

我們再看另一類材料：

（42）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莊子・逍遙遊》）[94]

《釋文》讀「上」為「時掌反」。[95]上升於天的是動作執行者大鵬鳥，「上升」是表示動作的內動詞，它如何從本義引申而來？為什麼「上升」義不讀去聲？

由於「上升」可理解為「使位居高位」，因此它可解釋為來自內動詞「位居高位」的使動用法。古人為作區隔，將使動用法的「上」從「位居高位」的去聲讀改為上聲，因此《廣韻》「登也、升也」讀上聲「時掌切」，例（42）《釋文》也讀「時掌反」。

「動作執行者使自己位居高位」的「上」，還可接處所賓語。如：

（43）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莊子・盜跖》）[96]

陸德明「上」字讀上聲，[97]表示這是由內動詞的使動用法形成的音義。「上車」的動作執行者為孔子，「上」作為使動用法，「使上」表示孔子使自己位居高位，因此是「登也、升也」。「車」作為處所賓語，是「登也、升也」的目標所在。

93 《春秋左傳正義》，頁 587。
94 《莊子集釋》，頁 14。
95 《經典釋文》，頁 360。
96 《莊子集釋》，頁 1001。
97 《經典釋文》，頁 4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車」這類結構，因「車」為處所賓語，最後促成原本的使役動詞「上」轉為趨向動詞。

「使位居高位」的也可以不是動作執行者，而是「上」後面所帶的使動賓語。如：

（44）巽乎水而上水。（《周易・井》）[98]

陸德明「上」讀上聲[99]，「上」仍是「上升」之義，表示「使井水從下面打上來」，「上升」的是使動賓語「水」。

「上水」與「上車」表面彷彿一樣，但「上水」的上升者是後接的使動賓語「水」，「上車」的上升者卻並不是後接的處所賓語「車」，而是動作執行者孔子。結構關係不同，它們的意義便大不相同。

根據上文二（三）節所述，內動詞接使動賓語，在結構上與外動詞接受事賓語相同，這使內動詞逐漸被視為外動詞。當「上水」被理解為外動詞接受事賓語，「上水」便成為「把水汲上」，「水」成了受事賓語，是「上」動作施加的對象。至於「上車」這類結構，處所賓語的性質使「上」成為表現位置移動的趨向動詞，因此「上車」的「上」仍舊是內動詞。[100] 再如：

（45）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周禮・秋官・大司寇》）鄭玄《注》云「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101]

《釋文》曰：「上書，時掌反。」[102]「上」讀上聲，是「登也，升也」之義。「書」是使動賓語，「上書」表示「使告發信呈上」。當「上」被理解為外動詞，「書」便成為受事賓語，表示「把告發信呈上」，結構上和「上水」屬同一類。

98 《周易正義》，頁 233。
99 《經典釋文》，頁 27。
100 現代漢語的語法書將「上北京」的「上」分析為趨向動詞，後面接處所賓語。參見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 9 月），頁 114。
101 《周禮注疏》，頁 1065。
102 《經典釋文》，頁 1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下說明以去聲「上」作外動詞，表示「加上」義的例子：

（46）歲登下其死生。（《周禮・司民》）鄭《注》云「登，上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103]

鄭玄以「上下其死生」解釋「登下其死生」，而「下」是「去除」義，可推知此處「上」表示「加上」。「登下其死生」表示「將出生者加上」、「將死亡者刪去」，可知「登」、「上」、「下」都是外動詞。

《釋文》沒有為「上」注音，表示「上」讀去聲；另一面則為「每歲更著生去死」注音「著，丁略反」，[104]表示此處「著」屬於「服衣於身」這一類用法，也是外動詞。從鄭玄用「著生去死」補充解釋「上下其死生」來看，「上」與「著」具有相同的語義，都表示「加上」。

以去聲「上」作外動詞，表示「加上」義的例子，再如：

（47）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

何《注》引孔安國曰「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105]「草上之風」的「之」，《古書虛字集釋》謂「猶以也」，與《大戴禮記・保傅》「太子乃生，固舉之禮」是同樣的句式。[106]加風在草上，「風」是「加上」的受事賓語，是加於草之上的對象，因此「加上」義的「上」為外動詞。

「加上」是一個普遍的概念，「穿著」義是「加上」義的特指化，專用在衣物穿戴的語境。如：

（48）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禮記・中庸》）

鄭《注》曰：「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107]這是說，

103 《周禮注疏》，頁 1105。例（46）同於上文例（28），為方便說明，重複引出。

104 《經典釋文》，頁 132。

105 《論語注疏》，頁 188。「上」或作「尚」。

106 謝紀鋒編：《虛詞詁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 月），頁 41。

107 《禮記正義》，頁 1705。《疏》曰「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絅，加於錦衣之上。絅，禪也，以單穀為衣，尚以覆錦衣也。」《疏》根據經文，仍用「尚」字通「上」，因此「尚著禪絅」的「尚著」應讀為「上著」，「尚以覆錦衣也」應讀為「上以覆錦衣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錦衣之上再穿上褝衣，不希望華美的衣服顯露於外。《注》謂「君子以絅表之」，正是因為「尚」原應作「上」，為「加上」之義，表示「穿著」。再如：

（49）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詩・齊風・著》）

《箋》曰：「尚，猶飾也。」[108]「飾也」正是「加於其上」的意思，朱熹《詩集傳》便明白的說「尚，加也」。[109]以「飾也」、「加也」解釋「尚」，可知這首詩「尚」字原本應作「上」，在此表示「穿著、穿戴」之義。

「上」的本義讀去聲，作內動詞時，表示「位居高位」。這個去聲「上」可以有使動用法，表示「使位居高位」，即韻書所謂「登也、升也」。古人以上、去之異區隔這兩類用法，將使動用法的「上」從去聲改讀為上聲。從語詞發展的角度來看，上聲「上」是孳生自去聲「上」的新的音義。

《廣韻》「下」字有兩讀：上聲「胡雅切」釋義「賤也。去也。後也。底也。降也」，去聲「胡駕切」釋義「行下」。《釋文》將上聲「下」讀為如字，是本義的用法，指示位置在下，作內動詞表示「位居低處」，作外動詞則表示「去除」。例（28）（46）「歲登下其死生」的「下」便讀如字，是外動詞「去除」義的用法。至於內動詞「下」作使動用法，則表示「使位居低處」，別義讀為去聲，是孳生自上聲「下」的新的音義。《禮記・曲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陸德明「下」字讀去聲，「上」字讀上聲，都是內動詞的使動用法，表示「禮不使下及於庶人身上，刑不使上及於大夫身上」。這樣的「下」、「上」成為趨向動詞，後接處所賓語「庶人」、「大夫」，表示「禮不行下到庶人身上，刑不登上到大夫身上」。[110]

108 《毛詩正義》，頁 389。

109 宋・朱熹集註：《詩集傳》（香港九龍：中華書局，1961 年 2 月），頁 59。

110 如《注》、《疏》所說，這是因為庶人貧，無物為禮，又因服勞務，無暇燕飲，故所定禮制不下行於庶人身上。而大夫必用有德，若預先為之設刑，則是以為國君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下」都有上、去兩讀，作為本義者，「上」讀去聲，「下」讀上聲，此外它們有完全平行的音義變化用法。這種規律的語言現象，似乎說明古漢語在形態變化上具有系統性，這無疑是深具啟發性的。

「上」的上、去兩種音義在古漢語有清楚的分別，今天閩語也相應區別這兩類音義，不過多語言層的現象，使語音顯得非常複雜，與語義的對應關係也因此不容易看清。[111] 下文第三節將從音韻角度論證閩語「穿著」義動詞來源自古漢語「上」，第四節探討閩語「上」的語義用法，以呈顯閩語表示「位置在上」、「時間在前」、「登上、上升」、「加上」、「穿著」的用法與古漢語「上」具有相應的關係；藉由古今互證，說明閩語「穿著」義動詞來源自古漢語「上」。

三、從音韻論證閩語「穿著」義動詞

本節依聲調、聲母、韻母的順序，比較閩語方言「穿著」義動詞的音讀，利用古今語音對應規則，指出閩語「穿著」義動詞為「上」。

（一）從聲調論證

表（一）

廈門	漳州	潮州	泉州	靈溪	漳平	龍巖	雷州
tshiŋ6 [112]	tshiŋ6	tsheŋ6	tshiŋ5	tshiŋ5	tshoŋ2	tshoŋ1	tshiaŋ1

用人不當。若大夫有罪，則以《周禮》八議議其輕重，其法不在刑書之內，因此說「刑不上大夫」。

111 現代漢語共同語因陽上讀同去聲，「時掌切」與「時亮切」都讀第四聲，無法在語音上區別兩者。「平上去入」的「上」是反映「時掌切」「升也」一讀，取其聲調上升之義。按聲調演變規則，現代漢語共同語「時掌切」本應讀為第四聲，例外讀成第三聲。

112 本文以國際音標標音，1、2、3、4、5、6、7、8 分別代表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置音節尾。廈門、漳州全濁上聲讀同陽去，亦標為陽去調。偶有必要時，則標記調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是閩南「穿著」一詞的音讀，聲調有陽去、陰去、陽平、陰平之異，根據各方言的古今規則對應來看，可知這個詞來自古濁母去聲。

廈門、漳州古全濁上和古濁去今調無別，看不出是來自古全濁上，或來自古濁去。潮州古全濁上今讀陽上，古濁去今讀陽去。「穿著」一詞讀陽去調，說明它來自古濁母去聲。[113] 經與潮州比較，可知廈門、漳州的「穿著」一詞也來自古濁母去聲。

泉州、靈溪古全濁上和古濁去今調有別，而古去聲不分清濁今皆為陰去調。[114] 泉州、靈溪「穿著」一詞讀陰去，比較潮州的材料，可知泉州、靈溪這個音讀來自古濁母去聲，而非古清聲母去聲。

漳平古全濁上和古濁去今讀無別，或讀陽平，或讀陽去。「穿著」一詞讀陽平調，可能來自古全濁上聲，也可能來自古濁母去聲。[115] 比較潮州的材料，可知漳平「穿著」一詞是來自古濁母去聲。

龍巖、雷州上、去、入聲部分濁母字聲調有文白之異，古濁上白讀為陽上，古濁去有部分今讀陰平。[116] 今陰平調有兩類來源，一是古清聲母平聲，一是古濁母去聲。龍巖、雷州「穿著」一詞讀陰平調，可能來自古清聲母平聲，也可能來自古濁去。經與潮州比較，可知這個詞來自古濁母去聲。

表（二）[117]

福州	福清	永泰	寧德	壽寧	柘榮
søyŋ/yŋ6	søŋ/yŋ6	søyŋ/yŋ6	søŋ6	suŋ6	suŋ6

113 Douglas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廈英大辭典）London. 1873. 蔡俊明：《潮語詞典》（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76年8月），頁8-18。

114 林連通：《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溫端政：《蒼南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 年 3 月），頁 35。

115 張振興：《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10 月）。

116 郭啟熹：《龍巖方言研究》（北京：縱橫出版社，1992 年 10 月），頁 7。林倫倫：《粵西閩語雷州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5 月），頁 11-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二）是閩東「穿著」義動詞的音讀。從各點的古今對應規則看，古全濁上和古濁母去合流為陽去調，因此這些音讀可能來自古全濁上，也可能來自古濁母去聲。

閩東「穿著」一詞在聲韻調上與閩南方言有規則性對應，彼此是為同源詞；比較潮州的材料，可以推斷表（二）動詞也來自古濁母去聲。

表（三）

建甌	峽陽	松溪	政和	洋墩	石陂	建陽	崇安
tsœyŋ6	tsœyŋ6	tsœyŋ6	tsœyŋ6	tsɔŋ6	tsueiŋ6	tseiŋ6	təsŋ6

表（三）是閩北「穿著」義動詞的音讀，語料取自《閩語研究》。[118] 石陂、建陽、崇安三點古全濁上多混入陰去，古濁去則主要讀為陽去；其餘各點陽去調主要來自濁母去聲及部分全濁上聲。「穿著」一詞各點都讀陽去調，[119] 比較潮州方言，可知其來源為古濁母去聲。

表（四）

永安	三元	沙縣
tsiɐm5	tsiam5	tsœyŋ5

117 馮愛珍：《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251。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 6 月），頁 199。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 年）。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寧德市志》（福州市：中華書局，1995 年）。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2 年）。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福州、福清、永泰都有韻母的鬆、緊變韻現象，寧德等三處則否。又，寧德、壽寧這個詞在方言志中依順序標為第五調，實際是陽去第六調。

118 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 年），頁 155。

119 同前註，頁 1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四）是閩中方言「穿著」一詞的音讀，語料取自《閩語研究》。閩中方言古全濁上讀陽上，去聲今不分陰陽。[120] 今讀第五調的，可能來自古清聲母去聲，也可能來自古濁母去聲。比較潮州方言，可知閩中方言這個詞來自古濁母去聲。

表（五）

邵武	光澤	泰寧	建寧	順昌	將樂	明溪
ɕyuŋ6	ɕyuŋ3	sioŋ6	著 tsɔk7	siuŋ6	ʃɤŋ6	sɤŋ6

表（五）是閩西北「穿著」一詞的音讀，語料取自《閩語研究》。建寧用「著」是受到客語的影響，此外各點都用閩語的這個同源詞。

閩西北方言古全濁上與濁去合併為陽去，光澤後來陽去併入陰上，ɕyuŋ3 是陽去併入陰上的結果。[121] 比較潮州方言，可知閩西北這個詞也來自濁母去聲。

綜合以上的分析，閩語「穿著」一詞可判斷來源自古濁母去聲。

（二）從聲母論證

秋谷裕幸指出，閩語區這個詞的聲母一共有三種：閩南區讀 tsh 等送氣塞擦音，閩北區、閩中區為 ts、tʃ 等不送氣塞擦音，閩東區、閩西北邵將區為 s、ʃ 等擦音。[122]

根據聲調的表現，已知這個詞古聲母為濁。聚焦在這範圍內，閩語送氣

120 同前註，頁 196、200。

121 《閩語研究》，頁 227。《福建光澤方言》附錄頁 52 記錄「穿衣」為 thiuŋ6。據作者分析，光澤 tsh- 有丟失擦音讀 th- 的變化，讀 thiuŋ6 應該是這類變化的結果。鄭曉峯：《福建光澤方言》（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122 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8 年 10 月），《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十二之二，頁 2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不送氣齒塞擦音及齒擦音聲母應來自古從、邪、崇、船、禪母以及以母。表（六）略舉閩語這組聲母的若干音讀，[123] 以呈顯複雜的異讀現象。

表（六）

古聲母	今讀	閩南（廈門）	閩東（福州）	閩北（建陽）	閩中（三元）	閩西北（將樂）
從	不送氣齒塞擦音	臍 tsai2 從 tsiŋ2 全 tsŋ2	字 tsi6 絕 tsuoʔ8 從 tsyŋ2	藏 tsɔŋ2 臍 tsɔi2	坐 tsuɛ4 齊 tsɛ2 全 tsaiŋ2	昨 tso3
從	送氣齒塞擦音	賊 tshat8 松 tshiŋ2 鑿 tshak8	鑿 tshøyʔ8 賊 tshɛiʔ8 蠶 tshɛiŋ2	前 tshieiŋ2	前 tshaiŋ2 蠶 tsham2 賊 tsha4	從 tshiuŋ2 餐 tshi2
從	齒擦音		臍 sai2 昨 soʔ8 前 sɛiŋ2			字 sl̩6
邪	不送氣齒塞擦音	旋 tsun6 謝 tsia6		旋 tsyeiŋ6	徐 tsy2 斜 tsiɒ2 謝 tsiɒ5（姓）	
邪	送氣齒塞擦音	蓆 tshioʔ8 斜 tshia2	旋 tshouŋ6 席 tshuoʔ8 像 tshuoŋ6	斜 tshia5	蓆 tshiɯ4	松 tshiuŋ2
邪	齒擦音	席 siaʔ8（酒～） 泅 siu2 松 siɔŋ2	斜 sia2 泅 sieu2 松 syŋ2	泅 siɔ2 席 sɔi6	泅 siɯ2	邪 sia2
崇	不送氣齒塞擦音	狀 tsŋ6 助 tsɔ6	狀 tsɔuŋ6 助 tsu6 棧 tsaŋ6	巢 tsau2	狀 tsam5 助 tsɑu5	棧 tsɛ̃5
崇	送氣齒塞擦音	床 tshŋ2	床 tshouŋ2 愁 tshɛu2		床 tsham2	床 tshɔŋ7
崇	齒擦音	床 sŋ2（籠～） 煠 saʔ8	煠 saʔ8 事 søy6		床 sam2（蒸籠） 事 ʃia5	士 sl̩6 豺 ʃæ2
船	不送氣齒塞擦音	實 tsat8 船 tsun2 蛇 tsua2			吮 tsaiŋ4	

[123] 例多引自《廈英大辭典》、《福州方言詞典》以及李如龍：《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 7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船	送氣齒塞擦音			秫 tshy8		吮 tshyõ3
船	齒擦音	剩 sin6 蛇 sia2	舌 sieʔ8 秫 suʔ8 蛇 sie2	射 sia6 繩 sieiŋ2 舌 sie8	舌 ʃyo4 食 sɿ4 船 ʃyaiŋ2	術 sɿ8
禪	不送氣齒塞擦音	成 tsiã2（成長） 十 tsap8 石 tsioʔ8（～頭）		石 tsiɔ8 匙 tsie2 成 tsiŋ2 薥 tsy2	石 tʃiɯ4 折 tʃiɛ4 芍 tsiɯ6	
禪	送氣齒塞擦音	成 tshiã2（使長成） 樹 tshiu6	城 tshiaŋ2 市 tshɛi6 樹 tshieu5	豉 tshi6 樹 tshiu6	樹 tʃhy5	忱 tshĩ2
禪	齒擦音	成 siã2（兩～） 匙 si2 豉 si6 石 siaʔ8（～榴）	石 suoʔ8 十 sɛiʔ8 豉 si6 匙 sie2	樹 sy6 成 siŋ2 石 si8 常 siɔŋ2乙	上 siam5（～面） 上 ʃiam4（～山） 垂 sui2 純 suã2	瑞 sui6 垂 sui2 侍 sɿ6
以	不送氣齒塞擦音	癢 tsiũ6			癢 tsiɑm4	
以	送氣齒塞擦音					癢 tshiɔŋ7
以	齒擦音	蠅 sin2 翼 sit8	鹽 sieŋ2 癢 suoŋ6 蠅 siŋ2	贏 siaŋ2（引誘） 蠅 siɔŋ2	蠅 sã2 翼 siɒ4	

從、邪、崇、船、禪、以母在各方言都有送氣或不送氣齒塞擦音或齒擦音的層次異讀，在層次複雜的情況下，單靠音韻線索無法從眾多可能來源做出判斷，必須另尋其他線索。這是歷史比較法的侷限。

對於擁有豐富古文獻的漢語來說，我們正可以從中尋找答案。上文已經推論禪母字「上」具有「穿著」義，而各方言「穿著」一詞的聲母都在禪母讀的範圍之中，如果韻讀也屬宕三的規則讀法，則「穿著」一詞本字便可能是「上」。[124]

124「石」閩南讀 ts- 及 s-，閩北讀 ts- 及 s-，是因為保留了不同的層次異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從韻母論證

根據表（一）廈、漳、泉、潮讀 -iŋ/eŋ 來看，「穿著」一詞可能來自曾、梗、通、宕攝。[125] 漳平韻讀則指向來自山、臻、曾、宕、江、通攝。雷州則指向來自宕、江、通攝。靈溪指向來自曾、梗、宕、通攝。從這些來源看，有交集的是宕、通、江三攝。

從《閩語研究》的對照表看，閩北、閩中、閩西北「穿著」一詞顯示來自通攝；但洋墩 tsɔŋ6、泰寧 sioŋ6 都顯示來自宕攝；三元的宕三、通三都有 -iam 的規則讀法，因此「穿著」一詞可能來自宕三，也可能來自通三。再檢視福州等閩東語料，「穿著」一詞主要與通攝的規則讀法相符。整合閩語的表現，「穿著」一詞似乎來自通攝，但宕、江攝也有部分字與之韻讀相同。

我們查檢語料時，看到不少地區都有口語詞顯示宕攝字讀如通、江攝，也有通、江攝字讀如宕攝；陽聲、入聲皆然。這些口語詞數量不多，個別來看，似乎只能說是例外；但整合來看，為甚麼總是宕攝和通、江攝互通，應該有個合理的說法。基於這個緣故，也因為語義線索指向本字可能是宕開三的「上」，本文不僅不輕易放棄對宕攝的探索，還要以宕攝為出發點，兼顧宕、通、江三攝的關係，以求得出合理的解釋。

宕開三廈、漳、泉有讀 -iŋ 的古今規則對應，例如「梀（鼻～）」liŋ2、「兩（～廊）」liŋ3、「掌（～甲）」tsiŋ3、「漳（～州）」tsiŋ1、「暲（～時）」hiŋ5。[126] 據此來看，「穿著」一詞廈、漳、泉讀 -iŋ，可說是宕開三「時亮切」的規則讀法。

---

125 江攝讀 -iŋ/eŋ 只有「虹」khiŋ6/kheŋ6 一例。雖則如此，並且韻書去聲「虹」只收見母讀，但因為閩東同源詞福州讀 khøyŋ6、福清讀 khøŋ6，也都讀陽去調。利用同源詞比較，可知這個詞應有匣母一讀，韻則顯示來自古東部，中古以後進入江攝。據此來看，閩南 khiŋ6/kheŋ6（彩虹）本字應為「虹」。

126 以上語料取自《廈英大辭典》頁 300、301、35、34。「掌甲」tsiŋ3 kaʔ7（指甲）在廈、泉讀為 tsŋ3 kaʔ7，是異層次的讀法。hiŋ5 si2（昔日）本字為「暲時」。《說文》：「暲，不久也。」段《注》云：「今人語曰向年、向時，向者即暲字也。」《說文解字注》，頁 3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靈溪宕開三另有「享」hiŋ3 也讀 -iŋ。[127] 漳平另有「唱」tshoŋ5、「上（～畫）」tsoŋ2、「上（～山）」tsoŋ6 也讀 -oŋ。[128] 龍巖「唱」tshoŋ5、「上（～桌）」tsoŋ4 也讀 -oŋ。[129] 雷州「掌（～數）」tsiaŋ3、「相（～好）」siaŋ1、「傷（～失儂）」siaŋ1、[130]「詳（～夢）」tshiaŋ2 也讀 -iaŋ。[131] 各方言宕開三與「穿著」一詞同韻讀的數量及內容不一，是因為各方言保留層次異讀的選擇不同。從以上語料來看，閩南「穿著」一詞可說符合「時亮切」的規則讀法。

相較於閩南，閩東、閩北的層次異讀較少。以福州、建甌為例，宕開三似乎沒有和「穿著」一詞讀相同韻母的字，但福清、寧德則有。

福清某些韻母會因聲調之異而有緊、鬆音的變化：如 i、u、y、iŋ、uŋ、yŋ 等，逢陰平、陽平、上聲、陽入時，韻母讀緊音；逢陰去、陽去、陰入時，舌位會變低或變後，分別成為 e、o、ø、eŋ、oŋ、øŋ，讀為鬆音。

福清「穿著」義動詞 søŋ6 因連讀變調而不讀陽去時，韻母變為 yŋ，因此讀為 syŋ$^{41\to55}$ i$^{53\to55}$ ʒyoŋ^{55}（穿衣裳）。[132] 宕開三的「丈」tøŋ6 因連讀變調而不讀陽去時，韻母也變為 yŋ，因此「丈夫（男人）」讀為 tyŋ$^{41\to55}$ muo^{53}。[133] 寧德韻母沒有緊鬆音變化，「穿著」義動詞 søŋ6 與宕開三「丈儂（岳父）」tøŋ^{44} nœŋ^{22} 的「丈」tøŋ6 韻母相同。[134] 宕開三這兩條「丈」的韻母與「穿著」一詞

127 溫端政：《蒼南方言志》，頁 109。

128 張振興：《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10 月），頁 59。

129 郭啟熹：《龍巖方言研究》，頁 93、121。

130「儂」原讀陽平調 naŋ2，此處標低降第五調，為輕聲調。見張振興、蔡葉青：《雷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265。

131 張振興、蔡葉青：《雷州方言詞典》，頁 263、264、265。

132 福清的陰平、陽去調在連讀變調後，都改讀為陽平調。

133 同前註，頁 88、188。

134《寧德市志》，頁 946、947、956、967。按：《寧德市志》在標音上有前後不一致者，頁 946「丈」收在 -øŋ 韻，頁 935 連讀變調指出陽去調後接陽平調應變調讀為 44+22，但頁 956「丈儂」作 tœŋ^{44} nœŋ^{22}，頁 967「丈儂」又作 tøŋ^{22} nœŋ。本文檢查這些標音，認為「丈儂」正確的音讀應是 tŋø^{44} nœŋ^{22}。又，「上」除了作「穿著」義動詞，還有 syŋ6 一讀，與「姑丈」ku^{21} lyŋ^{332} 的「丈」tyŋ6 韻母相同，是異層次的異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相同，說明宕開三的確有字和「穿著」一詞讀相同的韻母。例證雖然少，但「丈夫（男人）」、「丈儂（岳父）」都是口語詞，在探討語詞來源的問題上，應該受到重視。

福清、寧德「丈」字韻母讀同「穿著」一詞，頗有助於說明「穿著」義動詞與宕開三的密切關係，但福州、建甌沒有類似的內部證據，[135] 因此學者對這個動詞的考求，始終指向宕攝以外的其他方向。

福州「穿著」義動詞 søyŋ6 符合通攝三等邪母字「頌」的規則讀法，因此一般寫為「頌」。建甌 tsœyŋ6 亦然。[136] 檢視「頌」字的歷代用法，看不出為何「頌」會有「穿著」之義，因此恐怕只能以借音字來理解。

如果本字是「上」呢？福州讀 søyŋ6，建甌讀 tsœyŋ6，在聲母和聲調上都符合「時亮切」的音讀規則；然而問題出在宕開三福州不讀 -øyŋ，建甌也不讀 -œyŋ。

關於「穿著」義動詞的韻讀，一個很具關鍵性和啟發性的線索是：閩南語這個詞不但符合宕開三的規則讀法，同時也符合通三的規則讀法，[137] 而福州、建甌只符合通三的讀法。這讓我們想到，這個音讀可能受漢代以後南方東陽合韻方言的影響。於此假設之下，我們懷疑，閩南方言宕開三有比較多例子留下東陽合韻的痕跡，因此宕開三有不少字讀同通三；而福州、建甌的宕開三則似

135 福州的「丈」與「穿著」義動詞層次不同，不能如福清、寧德一樣證明「穿著」義動詞為「上」。例見馮愛珍：《福州方言詞典》，頁 251、312、349、359。福州的陰去、陽去、陰入讀鬆音，「穿著」義動詞 søyŋ6 為鬆音，變調改讀緊音韻母 -yŋ。

136 《福州方言詞典》，頁 251。李如龍、潘渭水：《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242。

137 廈門、漳州、泉州通攝三等可讀 -iŋ：「龍」liŋ2、「寵」thiŋ3、「種」tsiŋ5、「宮」kiŋ1、「弓」kiŋ1 等。漳平通攝三等可讀 -oŋ：「龍」loŋ2、「腫」tsoŋ3、「眾」tsoŋ5、「弓」koŋ1 等。龍巖通攝三等可讀 -oŋ：「壟」loŋ3、「種」tsoŋ5、「眾」tsoŋ5、「拱」koŋ3 等。靈溪通攝三等可讀 -iŋ：「龍」liŋ2、「腫」tsiŋ3、「眾」tsiŋ5、「弓」kiŋ1 等。雷州通攝三等可讀 -iaŋ：「龍」liaŋ2、「腫」tsiaŋ3、「眾」tsiaŋ5、「弓」kiaŋ1 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乎只有「上（穿著）」留下東陽合韻的痕跡，因此宕開三只有這個詞讀同通三。

「上」來自上古陽部。根據清儒江有誥的研究，上古東陽兩部有合韻關係，李方桂先生更從方言和音變的角度提出具有啟發性的意見。李先生說：

> 關於東部，江有誥說「東每與陽通，冬每與蒸侵合，此東冬之界限也」……東部有 *u 元音而陽部有 *a 元音似乎難以解釋東陽通協的狀況。這個大概是個古代方言現象。《詩經》裡東陽互押的例子很少見，《老子》裡漸多起來，到了漢朝的韻文裡就更多起來，尤其《淮南子》、陸賈《新語》等書，因此有人以為這是楚語的特點。我以為上古的 *i、*u 元音都有分裂為複合元音的傾向，有些方言 *u 變成 *uă 後來變 a（如閩南語的東韻字）……。[138]

李先生指出漢代以後南方的東陽兩部常可互押，而能夠互押的原因，是東部的元音低化而與陽部趨同。本文認為這個東陽合韻系統對閩語造成一定的影響；閩語有少數宕攝字讀同通攝，又有少數通攝字讀同宕攝，就是來自這個東陽合韻的影響，它出現在時代不同的層次中，顯示為南方方言一種不絕如縷的影響。

從宕、通兩攝互通的例子看，這個東陽合韻的東部是東、冬不分的系統，[139] 演變到後來分為通、江兩攝。古陽部演變到中古，除部分字進入梗攝，主要則構成宕攝的內容。為行文方便，我們主要以宕、通攝進行討論，江攝字少，最後再補充說明。

根據杜佳倫的研究，閩語可分出上古層、晉代北方層、南朝江東層、唐宋文讀層。[140] 由於「穿著」義動詞屬白讀層，下文將略去唐宋文讀層，以三個白讀層的分層結果為基礎，說明東陽合韻系統的痕跡如何呈現在這些層次中。

底下先根據《廈英大詞典》和我們對同源詞研究的心得，列出宕開、通攝的廈、漳、泉白讀層異讀，以作為討論的基礎：

宕開一：

---

138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 5 月），頁 73。
139 福清「中」「鳳」以及廈門「楓」「風」顯示的是古冬、侵部讀同陽部。詳見下文。
140 杜佳倫：《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2014 年 9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ã：當 tã1

-ŋ：傍 pŋ6（～福氣）、當 tŋ1、糠 khŋ1

-aŋ：蟒 baŋ3（蟒袍）、芒 baŋ2（菅～）、當 taŋ1（「～時」指何時）、[141] 行 haŋ2

宕開三：

-ã：相 sã1

-iã：娘 niã2（阿娘）、向 hiã5、颺 iã6（「～～飛」指飛揚貌）

-ŋ：兩 nŋ6、長 tŋ2、張 tŋ1、牀 tshŋ2、掌 tsŋ3（～甲）[泉]、嚮 ŋ5

-aŋ：菖 tshaŋ1（～蒲）

-iŋ：鼜 hiŋ5（～時）、兩 liŋ3（～廊）、樑 liŋ2（鼻～）、掌 tsiŋ3（～甲）[漳]

-iũ/iɔ̃：[142] 傷 siũ1/siɔ̃1（太過）、張 tiũ1/tiɔ̃1、兩 niũ3/niɔ̃3、娘 niũ2/niɔ̃2

通一：

-ã：嚨 nã2（～喉）

-ŋ：工 kŋ1（「押～」指船上的木工）

-aŋ：篷 phaŋ2、蠓 baŋ3、總 tsaŋ3、鬆 saŋ1

通三：

-ŋ/uĩ：楓 pŋ1/puĩ1、風 — /puĩ1[143]

-aŋ：蜂 phaŋ1、馮 paŋ2、重 taŋ6、共 kaŋ6、蟲 thaŋ2

---

141 楊秀芳：〈論閩南語疑問代詞「當時」「著時」「底位」〉，收錄於《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2 年 12 月），頁 155-178。

142 泉、廈讀 -iũ，漳讀 -iɔ̃。

143 「楓」字泉州讀 pŋ1，漳州讀 puĩ1。泉系韻書《彙音妙悟》「楓」收在「毛」字母下，聲母屬「邊」母，顯示泉州為白讀 pŋ1。「風」收在「風」字母下，聲母屬「喜」母，顯示泉州表現為文讀音 hɔŋ1，缺白讀。清・黃謙：《增補彙音妙悟》，收入洪惟仁編著：《泉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出版社，1993 年，影印 1800 年版），卷 7，頁 15。漳系韻書《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方」「楓」「風」都收在卷七「褌」字母下，聲母屬「邊」母，顯示漳州讀為 puĩ1。清・謝秀嵐：《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收入洪惟仁編著：《漳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出版社，1993 年，影印 1818 年版），頁 201、2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ŋ：龍 liŋ2、重 tiŋ2、襲 kiŋ3、中 tiŋ5、眾 tsiŋ5

-iũ/iɔ：鎔 iũ2/iɔ2(?) [144]

根據杜佳倫的研究，漳州宕開、通攝異讀在上古層、晉代北方層、南朝江東層的分佈如下：[145]

表（七）

宕開一	上古層	-ã[146]	通一	上古層	-aŋ
	晉代北方層	(-ŋ)		晉代北方層	(-aŋ)
	南朝江東層	-ŋ		南朝江東層	-aŋ
宕開三	上古層	-ã、-iã	通三	上古層	-aŋ
	晉代北方層	-iɔ		晉代北方層	-iŋ
	南朝江東層	-ŋ		南朝江東層	-aŋ

受底層的影響，閩人最初在學習北方漢語時，介音完全脫落，形成上古層四等同讀的格局。表中宕開三與宕開一的上古層都讀 -ã，通三與通一的上古層都讀 -aŋ，便是這個緣故。到了魏晉南北朝，閩地在接觸融合晉代以來的北方音韻系統時，三等韻介音相當穩固，形成帶有高元音的細音韻母結構。相對於此，閩地在引進南朝江東音韻系統時，三等韻介音消失而與一等韻合流。[147]

---

144 閩南表示「鎔解」的 iũ2/iɔ2，本字可能是宕攝「與章切」「釋金」的「煬」。「煬」讀 iũ2/iɔ2 合乎宕攝的規則讀法，「釋金」也能符合 iũ2/iɔ2 的語義。通攝「鎔」字從語義看，本義是冶銷金屬以鑄器的模子，引申作動詞表示「鎔鑄」，再引申則可表示「鎔解」；從語音看，則通攝並無 -iũ/-iɔ 的規則讀法。現在從東陽合韻的角度來看，iũ2/iɔ2 的本字也可能是「鎔」。由於本字也可能是「煬」，因此本例加上問號，表示不能確定。

145 《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頁 208-260。

146 原書頁 260 將 -ã、-iã 統一列在宕一宕三欄位中，以表現四等同讀之意。唯宕三才有可能產生 -iã 的韻讀，因此本文宕一處不列出 -iã。

147 《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頁 2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宕開三讀 -iã，這是上古稍晚時期接受的韻讀，主要元音仍為低元音，但三等介音保留，反映閩地民族對於三等介音的逐步掌握，[148] 因此宕開三的上古層除了有 -ã，還有帶介音的 -iã。

在這個宕開、通攝的層次研究中，宕開的 -aŋ、-iŋ 與通攝的 -ã、-ŋ、-iɔ̃(?) 均未納入討論。這幾個韻讀的例證偏少，可以疑者闕疑，不予討論，但如果考慮到南方本來有東陽合韻的現象，而且正好宕開的 -aŋ、-iŋ 同時是通攝的韻讀，而通攝的 -ã、-ŋ、-iɔ̃(?) 同時是宕開的韻讀，那麼我們就有理由將這些無以歸屬的特殊讀音，用東陽合韻來尋求合理的解釋。換言之，北方漢語移入閩地形成異讀層次時，在東陽合韻方言的影響下，少數宕開字讀同通攝的 -aŋ、-iŋ，也有少數通攝字讀同宕攝的 -ã、-ŋ、-iɔ̃(?)，留下東陽合韻的痕跡。

以表（七）為例，晉代北方層形成時，通三讀 -iŋ，宕開三讀 -iɔ̃。受到東陽合韻的影響，少數宕開三字（「彊」hiŋ5、「兩」liŋ3、「椋」liŋ2 等）讀同通三的 -iŋ，通三「鎔 (?)」也因此而讀同宕開三的 -iɔ̃。

再以通攝讀 -ŋ（「工」kŋ1）來說，它屬於南朝江東層，受東陽合韻影響而讀同宕開的 -ŋ。通攝讀 -ã（「嚨」nã2），則是來自上古層，受東陽合韻影響而讀同宕開的 -ã。至於宕開的 -aŋ（「當」taŋ1、「菖」tshaŋ1）因為是一三等同讀的格局，可能來自南朝江東層，也可能來自上古層，受東陽合韻影響而讀同通攝的 -aŋ。

藉由對南方東陽合韻傳統的認識，我們解釋了閩南宕開 -aŋ、-iŋ 與通攝 -ã、-ŋ、-iɔ̃(?) 音讀的問題。對於「穿著」義動詞「上」來說，它正是因為受東陽合韻影響而讀同通攝的 -iŋ。

現在把宕合也放進來比較，以解釋更多現象：

宕合一：

-ŋ/uĩ：光 kŋ1/kuĩ1、黃 ŋ2/uĩ2

宕合三：

148 同前註，頁 2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ŋ：放 paŋ5、房 paŋ2、方 paŋ1（木板）

-iŋ：框 khiŋ1、往 iŋ2（～年）

-ŋ/uĩ：方 pŋ1/puĩ1

將宕合放進來比較，是因為通攝也具合口性質。根據宕合的表現來看，「楓」「風」是在東陽合韻影響下，讀同宕合三的「方」pŋ1/puĩ1，與宕合一的「光」kŋ1/kuĩ1 同屬南朝江東層，因此一三等同讀。至於「放」paŋ5、「房」paŋ2、「框」khiŋ1、「往」iŋ3 等，則是宕攝合口字讀同通攝 -aŋ、-iŋ 的東陽合韻痕跡。

宕、通攝直到《切韻》時代都沒有分開合，宕合讀 -aŋ、-iŋ 的現象可以與宕開等同而觀，也是東陽合韻下的產物。

這個東陽合韻傳統同樣影響閩東、閩北方言。底下根據杜佳倫的研究，以表（八）列出閩東福清宕開、通攝的上古層、晉代北方層、南朝江東層：

表（八）

宕開一	上古層	-øŋ	通一	上古層	-øŋ
	晉代北方層	(-oŋ)		晉代北方層	(-øŋ)
	南朝江東層	-oŋ		南朝江東層	-øŋ
宕開三	上古層	-øŋ	通三	上古層	-øŋ
	晉代北方層	-yoŋ		晉代北方層	-yŋ/-øŋ[149]
	南朝江東層	-oŋ		南朝江東層	-øŋ

如上所述，福清宕開三字「丈」tøŋ6 因連讀變調而不讀陽去時，韻母變 -yŋ，因此「丈夫（男人）」讀 tyŋ$^{41\rightarrow55}$ muo^{53}。這與「上（穿著）」søŋ6 在

[149] 這表示緊音為 -yŋ，鬆音為 -ø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yŋ$^{41\to55}$ i$^{53\to55}$ ʒyoŋ^{55}（穿衣裳）的韻母變化完全相同。這種韻母的表現同樣見於通三：如動詞「種」讀陰去 tsøŋ21，因連讀變為陰平時，韻母變 yŋ，因此「種樹」讀為 tsyŋ$^{21\to53}$ tshiu^{21}。[150] 福清這類表現見於通三的很多，見於宕開三的似乎只有如上兩例，我們認為這是宕開三受東陽合韻影響而讀同通三。

以表（八）來說，晉代北方層形成時，通三讀 -yŋ/-øŋ，宕開三讀 -yoŋ。受到東陽合韻傳統的影響，少數宕開三字如「丈」「上（穿著）」讀同通三的 -yŋ/-øŋ；表示「鎔解」的 yoŋ2 如果本字為通三「鎔」，則「鎔」也讀同宕開三的 -yoŋ。[151]

福清這類受東陽合韻影響的例子，還有表示「舒服愉快」的「鬆快」一詞，通一字「鬆」soŋ1 讀同宕攝。又「金鳳（鳳仙花）」的通三字「鳳」讀 poŋ5，「冗長」的通三字「冗」讀 noŋ3，「台中（中間）」的通三字「中」讀 toŋ1，[152] 都是南朝江東層通攝字受東陽合韻影響而讀同宕攝的結果。

福清之外，福州宕開三「上（穿著）」讀 søyŋ6，也是宕攝字受東陽合韻影響而讀同通攝。福州「諸娘孫」tsy1 nøyŋ2 nouŋ1(s-)、「諸娘儂」tsy1 nøyŋ2 nøyŋ2 的「娘」讀同通一的「儂」nøyŋ2，「菖蒲」tshøyŋ1 muo2(p-) 的「菖」讀同通一的「蔥」tshøyŋ1，[153] 都是宕開三讀同通一；除了受東陽合韻影響而讀同通攝，也表現為三等讀同一等的特色。

福州宕攝「芒（可用來紮苫帚的芒草）」讀 møyŋ2，「網」讀 møyŋ3，「旺」讀 ɔyŋ6，韻母同於通攝的「蠓」møyŋ3、「甕」ɔyŋ5；[154] 這都是宕攝受東陽合韻影響而讀同通攝的結果。

表（九）列出建甌的上古層、晉代北方層、南朝江東層的分佈：

150 《福清方言研究》，頁 88、176。

151 《福清方言研究》頁 95 定本字為「煬」。若本字為「煬」，則 yoŋ2 不是東陽合韻的遺跡。說見註 144。

152 同前註，頁 93。

153 《福州方言詞典》，頁 45、332。

154 同前註，頁 329、3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九）

宕開一	上古層	-aŋ	通一	上古層	-ɔŋ
	晉代北方層	(-ɔŋ)		晉代北方層	(-ɔŋ)
	南朝江東層	-ɔŋ		南朝江東層	-ɔŋ
宕開三	上古層	-aŋ	通三	上古層	-ɔŋ
	晉代北方層	-ioŋ		晉代北方層	-œyŋ
	南朝江東層	-ɔŋ		南朝江東層	-ɔŋ

建甌「穿著」義動詞 tsœyŋ6 讀同晉代北方層的通三，從東陽合韻來看，這也是宕攝字讀同通攝的結果。

根據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的語料，政和縣鎮前方言「穿著」義動詞為 tsoŋ6，另有「楊源」地名的「楊」字讀 oŋ2，都是宕開三讀同通一。又建甌迪口方言「穿著」義動詞為 tsœyŋ6，讀同通三；而「喉嚨」的通一「嚨」laŋ2 則讀同「新郎」的宕一「郎」字。[155] 根據將樂的規則讀法看，將樂通三「風」piɔŋ1 與宕三「方（厚木板）」piɔŋ1 音同，「絨（禾～：雜亂的殘葉）」讀ŋiɔŋ7，則都是通三讀同宕三的表現。[156]

閩中方言的部分，根據古今規則對應看，沙縣宕攝「皇」xɔuŋ2、「房」pɔuŋ2、「放」pɔuŋ5 都讀同通攝 -ɔuŋ，通攝「溶」iŋ2 則讀同宕攝的 -iŋ。[157]

155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頁 160、161、214、211。

156 李如龍：《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334。

157 沙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沙縣志》（北京：中華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年），頁 703-742。《沙縣志》iŋ2 下兼收「煬」「溶」，顯示本字難定。也可能顯示通攝「溶」讀同宕攝。說見註 144。又，頁 712 判定 saŋ2（炊～）本字為「籠」，果然如此則係通攝字讀同宕攝 -aŋ。不過閩南這個同源詞讀 sŋ2，而閩南並無來母字讀 s- 的現象，這個同源詞恐應為「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溪話宕攝「讓」iɤŋ5 讀同通攝；三元話宕攝「房」pã2、「放」pã5 讀同通攝「蜂」phã1，而在 -am、-iam 韻母則有較多的宕、通同讀現象。[158]

閩西北方言的部分，根據古今規則對應看，泰寧通攝「弄」loŋ5、「共（幫忙、受雇）」khioŋ6 都讀同宕攝。[159] 光澤「放」puŋ5、「望」muŋ6，和平「紡」phuŋ3 則是宕攝讀同通攝。[160]

以上說明閩語不僅宕攝可讀同通攝，通攝也有例字讀同宕攝，顯示這是東陽合韻的痕跡。從詩文材料還可以看到，除陽聲韻字的合韻之外，魏晉之時就有與東陽部相配的入聲屋韻（侯入）和藥韻（魚入）的合韻。[161] 這類入聲韻的合韻，可以解釋閩語某些屋韻字例外讀同藥、鐸韻，又有某些藥、鐸韻字例外讀同屋韻的現象。[162] 這些入聲的例外讀音可說是屋韻（侯入）和藥韻（魚入）合韻的遺跡。

江攝陽聲韻來自古東、冬部，其入聲來自古侯部，少數來自幽、宵部。江攝韻讀表現極富啟發性。廈門江攝陽聲韻白話層主要有 -ŋ、-aŋ、-iŋ 三類韻母：「撞」tŋ6、「扛」kŋ1、「江」kaŋ1、「窗」thaŋ1、「虹」khiŋ6。這些讀音或同於宕攝的 -ŋ，或同於通攝的 -aŋ、-iŋ。讀同通攝的是來自古東 / 冬部的本來讀音；讀同宕攝的是東陽合韻影響的結果。相應的入聲也有平行的表現：「握」ak7、「濁（油～）」tak8、「確」khak7 讀同通攝入聲，這是來自古侯 / 幽 / 宵部入聲的本來讀音；「嗽」soʔ7、「學」oʔ8、「桌」toʔ7 讀同宕攝入聲，

158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頁 195、243、245。

159 同前註，頁 373。

160 《福建光澤方言》，附錄頁 50、51。

161 Ting, Pang-hsin.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Special Publications No.65.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1975.

162 政和鎮前方言屋三「粟」讀 łio^{213}，例外讀同藥韻（《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頁 248）。漳州屋一「嗽（吮也）」soʔ7、「熇（在乾鍋加熱）」hoʔ7，例外讀同鐸韻；又鐸韻「落」lak7、「鑿」tshak8 及藥韻「縛」pak8，例外讀同屋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古侯 / 幽 / 宵部入聲和魚部入聲合韻的遺跡。

福州江攝字也有類似的表現：「虹」khøyŋ6 讀同通三，「江（大河）」køyŋ1、「巷」hɔyŋ5 讀同通一，是來自古東 / 冬部的本來讀音。「撞」tɔuŋ6、「項（頸子）」hɔuŋ6 讀同宕攝，則是東陽合韻影響的結果。「殼」khɔyʔ7、「雹」phøyʔ8、「戳」thɔyʔ7 讀同通攝入聲，是古侯 / 幽 / 宵部入聲的本來讀音。「鐲」soʔ8、「學」oʔ8、「桌」tɔʔ7 讀同宕攝入聲，是古侯 / 幽 / 宵部入聲和魚部入聲合韻的遺跡。

仙游方言在閩語區中顯得非常特別，因為宕開三有許多字和「穿著」義動詞 θøŋ6 讀相同的韻母，例如「長」tøŋ2、「唱」tshøŋ5、「傷」θøŋ1、「香」høŋ1、「羊」θŋ2 等。[163] -øŋ 除了分佈在宕開三，也廣見於通攝。[164] 這些宕、通同讀現象，與其他閩方言受東陽合韻影響的情形似乎又有不同，應該如何解釋，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四、從語義用法論證閩語「穿著」義動詞

本節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說明閩南語保留「上」的上、去聲兩種音義，古今互證，說明閩南語「穿著」義動詞為「上」。第二部分指出客、粵方言的「穿著」義動詞為「著」，利用「著」、「上」的平行構詞現象，說明「著衫」義同「上衫」，作為「穿著」義動詞「上」的旁證。

（一）閩南語保留「上」的上、去音義區別

「上」的上、去兩音反映到現代方言應為陽上與陽去之異，廈門陽上與陽去無別，但以 tshiũ6、tsiũ6、tshiŋ6 三種異讀表現了「時掌切」與「時亮切」

163 仙游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仙游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年），頁 1073、1086。

164 同前註，頁 10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音義之異。

《廈英大辭典》頁 72 收錄 tshiŋ6 的用例如下：[165]

（50）表示「將受事賓語加上」。如 tshiŋ6 sun3（將榫頭接上榫眼），tshiŋ6 mŋ2（把門板裝到門框上）。

（51）表示「將衣服鞋襪穿上」。如 tshiŋ6 sã1（穿衣），tshiŋ6 ue2（穿鞋）。

（50）的 tshiŋ6 後接受事賓語，表示「將受事賓語加到某物上面」。（51）的受事賓語是衣服鞋襪這類身上的配件，這時 tshiŋ6 便表示「穿著」。（50）（51）的動詞是同一個詞素，「穿著」也就是「將衣物加到身上」，是「加上」義的特指化，專用在衣物穿戴的語境。（50）（51）和例（46）-（49）為同類用法，「上」都是外動詞。

根據《廈英大辭典》頁 88 的記錄，tshiũ6 表示「上升、登上、出現」，後面可接動作執行者，也可接使動 / 受事賓語：

（52）後接動作執行者。如 tshiũ6 pan1（長出斑點），tshiũ6 tshĩ1 thi2（長出青苔），tshiũ6 peʔ8 hia6（白蟻佈在表面），tshiũ6 e5（眼中長出白翳），tshiũ6 phu3（長霉），tshiũ6 taŋ2 sian1（長出銅鏽）。

（53）後接使動 / 受事賓語。如 tshiũ6 mŋ2（使 / 把門板裝到門框上），tshiũ6 tiam5 thaŋ1（使 / 把商店的窗扇架上窗框），tshiũ6 tsui3（使 / 把井水向上汲出），tshiũ6 ue2（使 / 把鞋面縫上鞋底），tshiũ6 thau2（使 / 把頭飾加到頭上）。[166]

---

165 《廈英大辭典》，頁 72。

166 tshiuũ6 ue2 表示「製鞋時，將鞋面縫到鞋底上」，是完成鞋子的製作，與 tshiŋ6 ue2 表示「穿鞋」不同。「上頭」tshiuũ6 thau2 是古時為女子舉行的及笄儀式，表示「使 / 把頭飾加到頭上」。「上頭」早見於六朝文獻，例如《玉臺新詠》南朝梁簡文帝〈和人渡水〉詩「婉娩新上頭，湔裾出樂遊。」南朝陳・徐陵編，清・吳北宜注，清・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臺北：明文書局，1988 年 7 月），卷 10，頁 513。《南齊書・華寶傳》「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 1 月），卷 55，頁 9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2）和（42）同屬一類，是動作執行者「升上、登上、出現在上面」。廈門話常將這類動作執行者放在動詞後面，[167] 因此「斑點出現在上面」稱「上斑」tshiũ6 pan1，與大鵬鳥「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一樣，「上」表示「升上、出現在上面」。這是來自內動詞「上」的使動式——動作執行者使自己位居高位——因此成為「升上、登上、出現在上面」之義。

（53）和（44）（45）同屬一類：「上門」tshiũ6 mŋ2 的「門」原是使動賓語，表示「使門板裝到門框上」，後來「門」被理解為受事賓語，「上」由內動詞轉為外動詞，表示「把門板裝到門框上」。《廈英大辭典》頁 88 說到 tshiŋ6 mŋ2 還可說成 tshiũ6 mŋ2，原因就在 tshiũ6 mŋ2 也可理解為外動詞接受事賓語，因此變得與 tshiŋ6 mŋ2 沒有分別。[168]

《廈英大辭典》頁 58 收錄 tsiũ6 的五類用法：

（54）作修飾語，後接中心語，表示「在上的、在前的」。如 tsiũ6 bin6（上面），tsiũ6 pun3（上冊、第一本），tsiũ6 nĩ5（往年）。

（55）表示位置的方位詞，作中心語。如 be3 tsiũ6（馬背上），lɔ6 tsiũ6（路上）。

（56）後接受事賓語，表示「將賓語安裝上去」。如 tsiũ6 niũ2（安裝屋樑），tsiũ6 he3（點上燈火），tsiũ6 khau5（套上手銬），tsiũ6 tsŋ1（上妝）。

（57）後接表示數量的賓語，表示「超過、多於」。如 tsiũ6 kun1 kue1（一斤多的雞）、be6 tsiũ6 kun1（還不到一斤）。

（58）後接處所賓語，表示動作的目的地，「上」表示「登上、去到」。如 tsiũ6 suã1（登上山），tsiũ6 lɔ6（登上路途），tsiũ6 tsun2（登上船隻），tsiũ6 sin1（附上身體），tsiũ6 kaŋ1（開始工作），tsiũ6 tŋ2（升堂）。

167 就像北方漢語「下雨」「起風」的結構一樣。

168 此處「上門」的「門」指門板，是拿來裝上門框的門板，不是作為處所賓語的「門」，因此這個「上」並非趨向動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比較廈門話和文獻，（54）與（29）（31）用法相同；（55）與（30）用法相同。（56）是外動詞接受事賓語，和（46）-（49）同類；與（50）（51）音讀層次不同，但語義用法一樣。[169]（57）是內動詞後接用來比較的數量賓語，和（27）同類。（58）是內動詞後接處所賓語，和（43）同類。

（56）和（50）、（51）都是外動詞接受事賓語，但以 tsiũ6、tshiŋ6 不同的層次異讀表現。至於（53），在將使動賓語理解成受事賓語後，與（50）變得難以區分，所以《廈英大辭典》頁 88 才會說 tshiŋ6 mŋ2 與 tshiũ6 mŋ2 語義相同。[170]

古漢語「上」的上聲讀（（42）-（45））反映在廈門話有兩種讀音：一為接動作執行者（（52））與使動/受事賓語（（53））的 tshiũ6，一為接處所賓語的 tsiũ6（（58））。對於這三個來自使動用法的「上」，廈門話都表現為同一個 -iũ 層次，但又有聲母送氣與否的區別：後面接動作執行者或使動 / 受事賓語時，聲母為送氣音；後面接處所賓語時，聲母為不送氣音。

羅杰瑞曾指出使動用法造成聲母送氣與不送氣的現象，[171] 不過實際情況比這個說法要更為複雜，方言間聲母送氣或不送氣也並不一定代表相同的語法意義。例如雷州接動作執行者的「目上膜」mak8 tsiɔ4 mɔ4（眼睛長白翳）讀不送氣，[172] 與廈門 tshiũ6 e5（眼中長出白翳）讀送氣不同。又如漳平接動作執行者的「上火」tsoŋ6 hue3（火氣大）也並不讀送氣，[173] 與廈門不同。

---

169 這就像閩南語表示「孝順」有人用文讀音說「有孝」iu3 hau5，有人用白話音說「有孝」u6 hau5。意思相同，但取用不同的音讀層次。

170 「上門」除《廈英大辭典》提到的 tshiŋ6 mŋ2、tshiũ6 mŋ2 兩讀外，還可讀為 tsiũ6 mŋ2（登門）。「上門」tsiũ6 mŋ2 的「上」是趨向動詞，「門」是處所賓語，與例（58）為同類用法。

171 參看 Norman, Jerry. “The Mi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pp.325-360.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3, 1991.

172 《雷州方言詞典》，頁 305。

173 《漳平方言研究》，頁 1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漢語去聲「上」可表示「上位者」（（33）-（35）），也表示動作的方向（（36）-（38）），但閩南語這兩類用法只出現在文讀層次。廈門白話層去聲「上」有兩種音讀：一為 tsiũ6，一為 tshiŋ6。讀 tsiũ6 的（54）（55）用法與（29）-（31）同，（56）用法與（46）-（49）同，（57）用法與（27）同。至於讀 tshiŋ6 的（50）（51），用法也與（46）-（49）相同，[174] 音讀則受漢代以下南方東陽合韻的影響，讀同通攝三等，屬於晉代北方層。讀 tsiũ6 的也來自晉代北方層，不過沒有受東陽合韻影響，保持為古陽部的規則讀法。

比較這些古今用例，其上、去音義區別可說相當一致。不過廈門將應該來自「時掌切」的（58）類讀為 tsiũ6，與「時亮切」反映為 tsiũ6 音讀一樣（（54）-（57）），使人不容易辨認（58）的音義來源。

底下以陽上、陽去有別的潮州話及龍巖話作比較，說明廈門的（58）的確是來自「時掌切」。

潮州話表示「生長、發、起」的「上」tshiõ35 屬陽上調，例如 tshiõ4 ou1 kui1（起霉點）、tshiõ4 tshẽ1 ti1（長青苔），[175] 這相當於文獻的例（42）。另有不送氣陽上調的「上市」tsiõ4 tshi4（到市場買東西），[176] 相當於文獻的例（43）。又有陽去調 tsiõ11，例如「上日」tsiõ6 zek8（前天），[177] 相當於文獻的例（31）。至於表「穿著、加上」的 tsheŋ11 也屬陽去調，除用稱「穿衣」外，還可以構成 tsheŋ6 mŋ2（插上門閂），[178] 與廈門的（50）（51）全同，相當於文獻的（46）-（49）。

174 例（48）（49）彷彿專用為「穿著」義，但根據上文的討論，可知「穿著」義其實是「加上」義的特指化。廈門（50）這種「加上」義用法與（51）的「穿著」義既屬同類，（50）（51）這一組便與（46）-（49）同屬一類。

175 《潮語詞典》，頁 462。

176 同前註，頁 439。

177 同前註，頁 439。

178 同前註，頁 456。《潮語詞典》解釋 tsheŋ6 為「穿插」，這是對「加上門閂」的一種解釋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潮州話接處所賓語的「上市」tsiõ4 tshi4 讀陽上調，能夠反映古漢語的「時掌切」。比較潮州和廈門，可知廈門（58）類讀 tsiũ6 也應該反映「時掌切」。

至於聲母區分送氣與不送氣，是後來全濁清化演變的結果，並不表示它們有使動與非使動的差別。「上」的反切上字「時」屬全濁禪母，中古之後全濁清化，閩語或讀送氣，或讀不送氣。就「時掌切」來說，潮州、廈門在全濁清化時，以送氣與否區分為兩類，接處所賓語者讀不送氣，其餘讀送氣。這個利用語音區分語法差異的辦法，在潮州、廈門間具有普遍性。

龍巖的陽上 tsoŋ4 來自「時掌切」，表示「登也、升也」。例如「上桌」tsoŋ4 to6（開筵）。[179] 龍巖的陰平 tsõ1 來自「時亮切」，表示「在上的、在前的」，作修飾語。如「上晝」tsõ1 tau5（上午）、「上春」tsõ1 tshin1（上半年）。[180]「穿著」義動詞 tshoŋ1 讀陰平調，也反映「時亮切」的音讀。[181] 龍巖的「穿著」義動詞 tshoŋ1 與「上春」tsõ1 tshin1、「上晝」tsõ1 tau5 都來自「時亮切」，但表現為不同的韻讀層次，這一點和廈門、潮州也作韻讀層次的區別是相同的。不過龍巖「穿著」義動詞 tshoŋ1 與「上桌」tsoŋ4 to6 的「上」tsoŋ4 同屬一個韻讀層次，這一點則與廈門、潮州不同，顯示方言間層次表現的差異。

漳平也能反映「時掌切」和「時亮切」的音義區別。漳平讀陽去調的「上」tsoŋ6、tshiŋ6 來自「時掌切」，方言中用表「上升」、「到達」之義，如「上年紀」tsoŋ6 nĩ2 ki3（年紀大）、「上火」tsoŋ6 hue3（火氣大）、「上墟」tsoŋ6 hi1（趕集）、「上山」tsoŋ6 suã1，動詞後接動作執行者或處所賓語；[182] 又「上頭」tshiŋ6 thau2 指及笄或加冠的儀式，對應於廈門的 tshiũ6 thau2。[183] 漳平陽平 tsoŋ2 來自「時亮切」，表示「在上的、在前的」，作修飾語。如「上輩」

179 《龍巖方言研究》，頁 121、104。
180 同前註，頁 105、104。
181 同前註，頁 93。
182 《漳平方言研究》，頁 168、148、130、59。
183 同前註，頁 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soŋ2 pie5（長輩）、「上晝」tsoŋ2 tau5（上午）、「上面」tsoŋ2 bin5。[184]「穿著」義動詞 tshoŋ2 讀陽平調，也是反映「時亮切」的音讀。[185]

漳平 tsoŋ6 可以接處所賓語，也可接動作執行者，不作區別，這一點和廈門、潮州不同。「穿著」義動詞 tshoŋ2 與表示方位在上或時間在前的韻讀相同，這一點也和廈門、潮州不同。

靈溪讀陽上的 tsiũ4、tshiũ4 都來自「時掌切」，表示「登也、升也」。如接處所賓語的「上山」tsiũ4 suã1，以及接使動 / 受事賓語的「上梯」tshiũ4 niũ2。[186] 利用聲母送氣與否來區別所接的是使動 / 受事賓語或是處所賓語，這一點與廈門相同。「穿著」義動詞 tshiŋ5 讀去聲調，反映「時亮切」的音讀，其韻讀也受漢代以下南方東陽合韻系統的影響。[187]

雷州陽上 tsiɔ4 來自「時掌切」，表示「登也、升也」。如接處所賓語的「上船」tsiɔ4 tsuŋ2、接動作執行者的「目上膜」mak8 tsiɔ4 mɔ4（眼睛長白翳），以及內動詞作謂語表示「上升」的「流上」lau2 tsiɔ4（漲潮）。tsiɔ4 可接處所賓語，也可接動作執行者，不作區別，這與廈門、潮州不同。[188]「穿著」義動詞 tshiaŋ1 讀陰平調，反映「時亮切」的音讀，韻讀也受東陽合韻影響。[189]

就以上語料來看，「時掌切」和「時亮切」的音義區別仍然保留在閩南語中，古今之間能夠彼此互證。在語音的表現上，閩南語因層次豐富，較之文獻音注顯得又更為複雜。

---

184 同前註，頁 146、132、165。

185 同前註，頁 150。按：《漳平方言研究》頁 142 收「穿針」tshoŋ2 tsiam1，當是 tshoŋ1 tsiam1 的誤植。漳平的陰平調和陽平調在連讀變調中都變讀為 33 調，大約因此而誤將「穿過」之義的「穿」tshoŋ1 標為「穿著」之義的 tshoŋ2。又，漳平的山攝合口與宕攝開口都有讀為 -oŋ 的韻讀層次，例見《漳平方言研究》頁 58、59。

186 《蒼南方言志》，頁 116。「上梯」tshiũ4 niũ2 的用法和廈門（53）同類。

187 同前註，頁 109。

188 《雷州方言詞典》，頁 58、305、180。

189 同前註，頁 2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其他方言的平行構詞現象

根據方言調查記錄，許多吳、客、粵方言的「穿著」義動詞都是「著」。[190]「著衣裳」、「著衫」和閩語「上衫」語義相同，結構平行，說明方言或繼承「著」，或繼承「上」，都表示「穿著」。廣州話「穿孝服」除了說「著孝」，也可說 sœŋ4 fok9「上服」，[191] 正是以「上」作「穿著」義，來自「時掌切」。「上」已經因使動用法而轉為外動詞，「服」則由使動賓語轉為受事賓語，是相當於廈門（53）類的用法，因此也與（50）（51）同屬一類。

「著」除了表示「穿著」之外，「著色」表示「塗上顏色」，又可稱「上色」。[192]「著色」與「上色」語義相同，結構平行，方言間這類平行構詞的現象，對探討「上」的「加上」義與「穿著」義的關係，極具有啟發性。

此外，北方漢語稱傳統商店打烊將門板裝上門框為「關門上板」，這和閩南語把「將門板裝上門框」稱作「上門」，構詞的方法完全一樣。可知動詞「上」的這類用法，在方言間並不罕見。

五、結　論

本文整合文獻與方言語料，從音、義兩方面說明閩語「穿著」義動詞與古漢語「上」為同源詞，來自「加上」義的特指化。並利用吳、客、粵語的平行構詞現象，說明「上」發展出「穿著」義具有語言的一致性及合理性。

---

190 吳、客、粵方言「穿著」義動詞為「著」，例見葉祥苓：《蘇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0 月），頁 259。黃雪貞：《梅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294。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487 等。

191 《廣州方言詞典》，頁 395。

192 李行健主編：《兩岸常用詞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8 月），頁 1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用許多篇幅探討古漢語「上」在「穿著」義之外的用法，乃因「上」的形態變化複雜，必須先釐清才能說明「上」有「穿著」義，也才能接著證明閩語「穿著」義動詞來自「上」。由於閩語能夠對應古漢語「上」的形態變化，更能說明閩語與古漢語的承繼關係。此外，比較「服」、「著」的用法，目的在說明「施加於上」可以產生「穿著」義，藉此顯示「上」引申出「穿著」義有其普遍性與合理性。

根據《漢語方言地圖集》詞彙卷圖 079「穿（-- 鞋）」的詞彙分佈，可以看到閩語「穿著」義動詞只分佈在閩語區。這類鑒別詞不乏其例，如圖 037 稱穴窩為「岫」，圖 061 稱人的嘴巴為「喙」，圖 083 稱袖子為「袂」等，也都只分佈在閩語區。其他再如《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所指出的，稱兒子為「囝」，稱蚊子為「蠓」，稱葉子為「箬」，稱糯米為「秫」，稱頸子為「脰」，表「能夠」的情態詞為「解」等，也都是閩語的鑒別詞。[193]

鑒別詞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可能來自非漢語，如「囝」，因此與其他方言不同。也可能它雖然來自古漢語，但所承繼的與其他方言不同，例如其他方言繼承「蚊」、「頸」，但閩語繼承「蠓」、「脰」，因特殊而成為鑒別詞。

另一種情況是，雖然承繼相同的古漢語詞彙，但閩語保留不同於其他方言的用法，因此顯得特殊而成鑒別詞。動詞「解」幾乎是所有方言都繼承的詞，但只有閩語繼承它情態詞的用法，[194] 其他方言情態詞或用「會」、或用「能」。[195] 因為只有閩語用「解」作情態詞，就情態詞而言，「解」可說是個鑒別詞。

---

193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頁 243、244、252、252、285、266。

194 楊秀芳：〈從漢語史觀點看「解」的音義和語法性質〉，《語言暨語言學》2 卷 2 期（2001 年 7 月），頁 261-297。

195 多數方言用「會」表示「形勢上如何」，也有北方方言用「能」。老舍《茶館》劇本中，劉麻子說「我給您辦事，比給我親爸爸作事都更盡心，一絲一毫不能馬虎！」又如松二爺說「我餓著，也不能叫鳥兒餓著！」這兩句話的「能」都相當於「會」，表示「形勢上如何」，而不表示「能夠」或「能力」。老舍：《茶館》（新北市：駱駝出版社，1992 年 2 月），頁 37、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穿著）」與「解（情態詞）」情況不完全相同。閩語「上（穿著）」看似屬於鑒別詞，那是因為不知道它來自古漢語「上」，又不知道它與北方話「上色」、「上板」及廣州話「上服」屬同類用法。再進一步說，其實「穿著」義與「加上」義無法真正區別，廈門不但說「tshiŋ6 衫」、「tshiŋ6 鞋」，還說「tshiŋ6 門」、「tshiŋ6 榫」；「穿著」也就是「加上衣物」。這與北方話把「架上門板」說成「上板」，把「加上顏色」說成「上色」，可說是相同的構詞。北方話及廣州話「上」既有同類的用法，則閩語「上（穿著）」就不會是鑒別詞。藉由同源詞的研究，我們從漢語史角度，對從前認知的這個閩語鑒別詞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 10 月。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12 月。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12 月。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6 月。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12 月。
僧伽羅刹造，漢・安世高譯：《道地經》，《大正藏》，第 1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12 月。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疏，《論語義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12 月。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南朝宋・劉義慶著，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
南朝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7 月。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 1 月。
南朝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清・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臺北：明文書局，1988 年 7 月。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鼎文書局，1972 年 9 月。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 9 月。
宋・丁度：《集韻》，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 年 11 月。
宋・朱熹集註：《詩集傳》，香港九龍：中華書局，1961 年 2 月。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 年 9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 年 1 月。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5 月。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9 月。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3 月。
清・黃謙：《增補彙音妙悟》，收入洪惟仁編著：《泉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出版社，1993 年，影印 1800 年版。
清・謝秀嵐：《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收入洪惟仁編著：《漳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出版社，1993 年，影印 1818 年版。
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華岡書局，1968 年 10 月。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 年 5 月。
黃懷信：《大戴禮記彙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年 1 月。
項楚編著：《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4 月。

二、近人論著

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編著：《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 11 月。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 年。
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仙游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仙游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年。
＊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 9 月。
老　舍：《茶館》，新北市：駱駝出版社，1992 年 2 月。
沙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沙縣志》，北京：中華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年。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 卷 1-2 期合刊（1971 年 9 月）。另收入《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 5 月。
李如龍、潘渭水：《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李如龍：《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 7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行健主編：《兩岸常用詞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8 月。
＊杜佳倫：《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2014 年 9 月。
林倫倫：《粵西閩語雷州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5 月。
林連通：《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
＊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十二之二，2008 年 10 月。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 年。
郭啟熹：《龍巖方言研究》，北京：縱橫出版社，1992 年 10 月。
張振興：《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10 月。
張振興、蔡葉青：《雷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黃雪貞：《梅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 6 月。
馮愛珍：《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漢學研究》10 卷 1 期（1992 年）。
＊楊秀芳：〈從漢語史觀點看「解」的音義和語法性質〉，《語言暨語言學》2 卷 2 期（2001 年 7 月）。
＊楊秀芳：〈論閩南語疑問代詞「當時」「著時」「底位」〉，何大安主編：《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2 年 12 月。
溫端政：《蒼南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 年 3 月。
趙元任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寧德市志》，福州市：中華書局，1995 年。
葉祥苓：《蘇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0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蔡俊明：《潮語詞典》，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76 年 8 月。

鄭曉峯：《福建光澤方言》，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張光宇先生指導，2001 年。

＊蔣紹愚：〈內動、外動和使動〉，《語言學論叢》第 23 輯（2001 年 3 月）。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2 年。

謝紀鋒編：《虛詞詁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 月。

＊龔煌城：〈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原刊於《語言暨語言學》第 1 卷第 2 期（2000 年），後收錄於：《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七，2011 年。

Douglas,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廈英大辭典）London. 1873.

Norman, Jerry. “The Mi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pp. 325-360.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3, 1991.

Ting, Pang-hsin.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Special Publications No.65.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1975.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Akitani, H. (2008). *Studies on Northern Min Dialects: Shipi, Zhenqian, and Dikou.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A12-2*.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en, Zh.-T, & Li, R.-L. (1991). *Minyu yanjiu* [A study on Min dialect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Gong, H.-Ch. (2011). Prefixes in ol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studi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47*, 165-186.

Jiang, Sh.-Y. (2001). *Neidong waidong he shidong* [Intransitive verbs, transitive verbs, and causatives]. *Essays on Linguistics, 23*.

Li, F.-K. (1998). *Shanggu yin yanjiu* [A study on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Tu, Ch.-L. (2014). *The diachronic strata analysis of Min phonology*. Shanghai: Zhongxi.

Yang, X.-F. (1992). Cong lishi yufa de guandian lun minnan yu zhuo ji chixu mao [*Tu* and the continuous aspect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Chinese Studies, 10*(1), 349-394.

Yang, X.-F. (2001). The forms and meaning of the word *ji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 261-297. Taipei: Preparatory Offic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Yang, X.-F. (2002). On Southern Min taŋ1 si2, ti4 si2, and tai3 ui6. In Ho D.-A. (Ed.), *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pp. 155-178). Taipei: Preparatory Offic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Zhu, D.-X. (1982). *Yufa jiangyi* [Lectures on grammar].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